

# 反右派斗争演唱集

1



上海文化出版社

**反右派斗争演唱集**

[第一輯]

本社編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衡山路58弄2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78 号

新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 9/16 字数：56,000

1957年10月第1版

195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统一书号：T10077·651

定价(5)0.18元

## 出版者的話

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猖狂進攻，妄想使歷史開倒車，這是不能容忍的。為了保衛社会主义，我們必須向他們迎頭痛擊。現在全國人民正在開展反右派鬥爭運動，跟右派分子舉行明辨是非的全民性大辯論中。

我們為了配合這個偉大的政治任務，特地運用最通俗最易被大眾所接受的演唱形式，編成這本“反右派鬥爭演唱集”，使它能在全民性大辯論中發揮一些作用。

本書收集的五篇作品都是揭露和批駁右派分子的丑惡面目和反動罪行。里面有夢想篡奪領導權的“頭面人物”，也有剝削制度遺留下來的孤臣孽子，工商界和青年學生的右派分子等。那些反黨、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事迹，都是右派分子自己所提供的，作者們不過利用多種不同的作品形式，把他們的罪惡活動作了一番集中和概括的工作。

“只要右派分子的陰謀活動存在一天，我們的鬥爭就要繼續一天”。這一保衛社会主义的反右派鬥爭運動，為我們提供了異常豐富的題材。我們出版了第一輯後，還打算繼續出下去，希望大家能踊躍來稿，內容要求具體生動，形式要求短小精悍，適合羣眾演唱。

敬愛的作者和讀者同志，熱烈的支持我們，拿起我們演唱的武器，給右派分子以响亮的反擊，徹底粉碎他們的陰謀。

我們願訂或排演了這些作品，請將意見告訴我們，以供作者在修改這些作品時參考。

## 目 次

### 出版者的話

- 十字街头的演講(朗誦詩).....鍾 文 1  
右派分子一場空(唱詞).....司馬驊 9  
羣丑会(什錦說唱).....言 水 13  
老东家(滑稽).....唐 堂 28  
在 1957 年的舞台上(話劇).....金明善 金明德 46

# 十字街头的演講

〔朗誦詩〕

鍾 文

## 開 場 白

同志們，今年的整個春季，我們祖國天空上黑云亂翻，  
有一小撮右派分子呼風喚雨，推濤作浪，  
他們利用黨整風的機會，  
進行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想篡奪社會主義的江山。  
他們把自己力量估計太大了，  
因而昏頭昏腦、自投羅網。  
讓我們來看一看這是些什麼人，做什麼事，  
看一看他們提出什麼口號，怎樣和我們作戰；  
我們就知道應該抱什麼態度，  
就知道怎樣把這些忘恩負義、吃里爬外的野心家、兩面派，徹  
底、乾淨、全部地揪出來晒曬陽光！

### 一 右派是什麼

右派是什麼？

馬路上走在右邊的不叫右派；  
開會時站在右邊的也不叫右派。

馬路有左有右，會場有前有后，  
你高興走哪條人行道，坐哪個角落，  
這些都有自由。

就拿一個會場來說，  
如果你近視眼，就坐在前面；  
你怕熱，就坐在窗邊；  
是的，坐在哪里都有自由，  
只要別咬耳朵、嘰嘰喳喳、惹人討厭。  
但是在生活里、在鬥爭中，  
可不能做右派，這件事可不能馬虎隨便。

因為，你得知道，你要認清，  
右派是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要走資本主義老路、隱蔽  
的、化裝的、披着各種外衣的敵人！

他們開着各行各業的黑店，  
開在公安局的檔案之外；  
開在人民的眼睛之外；  
開在黨的眼睛之外；  
開在良心之外。

他們的話是听不懂的黑話；  
他們的話是听不見的私房話；  
這是牢騷的黑店，

但不僅僅是牢騷嗎？  
他們有行動，他們要把黑店擴大，  
他們在招兵買馬；  
先擴大成同仁辦社、辦報、辦校。

再擴大成同仁辦國家。

同志們！正是這樣，右派要篡奪人民當家作主的黃金印。

就因为这样，我們說右派是社会主义的敌人。  
我們前進，它是路上的陷阱；  
我們創造，它是毀滅一切的坟；  
我們勞動，他們坐享其成；  
我們不小心跌跤，他們好快乐，一脚踩在我們胸心；  
他們是忘恩負义的中山狼；  
是專門追逐腐臭的蒼蠅；  
是害羣的馬；白米飯中的鼠屎；  
是烏鴉；是見不得陽光的猫头鷹；  
是暗礁；就怕灯塔；  
是十二級台風，要吹斷風向針；  
是我們田里的苦瓜；  
是我們工厂的廢品；  
是我們屋梁里的白螞蟻；  
是从背后射來的暗箭伤人。……  
同志們，一句話，他們不是我們同路人，不与我們同根生，  
他們是我們的反面，是对头星。  
我們說好，右派說糟；  
我們說正确，右派說錯誤；  
只有这想法和我們一样——  
我們說的是兩種語言，走的是兩条路！

## 二 右派提出些什么問題

右派提出些什么問題？

是全面性的根本性的問題。

他們要重新估价党，估价人民民主專政；

他們說成績不是基本的，一切得重做結論；  
同志們，說得多輕巧，不過是重做結論。  
他們說過去都做錯了，要算舊賬；  
他們說今后要成立政治設計院，一切得三請他們這些諸葛孔明；  
同志們，這幾句就明白多了，原來是我們不行他們行。  
他們要請地主與資本家們來審查三大改造、五大運動，  
看一看土改與五反有沒有合法性——  
甭看就知道；  
他們說定息不是剝削，民族資產階級是紅色的，  
馬克思還得起來修改資本論——  
這怎麼辦啊？  
他們說工人也有兩面性，  
所以對各階級應該一視同仁；  
他們說我們堅持過時了的馬列主義，  
這就夠得上“哲學的貧困”；  
他們說馬克思死后馬列主義沒新發展，  
一切都靠他們來修正；  
至於肅反更是一場糊塗；  
這官司要打到國際法庭；  
他們要成立“平反委員會”，  
請著名律師杜勒斯當顧問；  
他們說缺點都來自“黨天下”，  
今后要成立兩院制，各黨派輪流執政；  
辦報要有趣味，學校要教授治校，  
共產黨員快滾，一切組織同仁；  
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要修改，



这是公式化概念化的老根。……  
同志們，听一听，嗅一嗅，  
別只顧着点头，專說欢迎批評。  
他們在說我們的事業沒有合法性，  
一切要他們來修正，  
他們自有法律，自有顧問，  
还有一个國際法庭；  
等到我們亡党亡國亡头，  
我們在法律上還要輸給他們。  
同志們！你看这事行不行？  
这還算不算批評？  
同志們啊！  
这論調不算新啊，早就听过这种声音！  
这老調許多人唱过，  
袁世凱、蔣介石、邱吉尔、杜魯門……

### 三 他們采取什么战術

他們的战術我們真摸不清，  
好像是东，又像是西，好像反，又像是正；  
他們自己也說不清楚，  
有时这样，有时那样，說法非常辯証。  
例如整風，他們另有一条路綫——  
反对和風細雨，主張用猛葯治重症，  
說团结批評是毛毛雨，  
要末就十二級台風刮到基層；  
他們主張算旧賬，一切重新估价，

总之，他們决心很大，“立場”堅定。  
可是当羣众起來說理，  
他們要求保护过关，說斗争不合整風精神；  
当羣众真要动手算賬，  
他們哭泣，要求不究既往，允許他們重新做人；  
我們質問他們为什么寫恐吓信，想搞大民主，  
他們說个性偏激，用語尖刻，口不表心；  
什么对章伯鈞是口服心不服，对共产党是心服口不服——  
噱！这一句說对了，原來他們一向就是这样言行不一的人；  
当他們到了工厂、農庄，  
工人、農民紛紛向他們責問——  
可不是，誰知道这般大人先生哪里來，  
誰也沒見過他們，  
从一二九到七七，从延安到北京，  
他們就不肯走向工農兵；  
今天裝做工農兵的救星，  
工厂農庄中還沒見過他們的脚印！  
就这副好戰術！一碰就拆穿西洋鏡。  
同志們哪認清爽，  
警告右派別來耍花腔，  
狼裝外婆尾巴長，  
耍兩面派一定出洋相！

#### 四 我們的態度

同志們，我們必須起來應戰，  
在斗争中鍛煉自己，提高自己思想；

我們要反駁右派的謠言，  
徹底肅清右派的反動影響；  
我們要搗爛黑店，不許任何人為他們打掩護；  
我們要喚醒那些沉睡的人，叫他們別糊塗——  
他們不主張反右派，他們要做一個中立者，他們要埋頭搞“業  
務”，

他們想當隱士，躲進桃花源，穿起“秦衣服”，  
他們的“桃源”成了一個租界，成了右派的避難所；他們的“桃  
源”成了右派的窩！

同志們，讓我們搗碎黑店，脫下“桃源人”的“秦衣服”，  
讓我們一千万平方公里的祖國里，  
沒有一寸不屬於社會主義的土地！  
讓我們窮追猛攻，每一個人、每一個角落都起來與右派展開大  
辯論，

在思想上打一個大漂亮仗。

你，工人，農民，發言吧！

你，發言吧！農莊，工廠。

你，三門峽，發言吧，你中流砥柱的象徵，

你是與驚濤駭浪搏鬥的榜樣。

發言吧，述說你怎樣擦干了昨天的眼淚，那千里滔滔的洪水，

述說你的今天，發電站怎樣從你的兩眼透露着快樂的光芒；

你，玉門關，發言吧！

用你雨後春筍般伸長的油塔了望，

你原是經濟戰綫的哨兵，

看看誰在風浪中挖牆腳，是誰，更高地築起了堤防；

你，鞍鋼，發言吧！用更多更好的鋼鐵，

你鑄的不是無縫鋼管，是社會主義祖國的鐵壁鋼牆；

你，長江大橋，發言吧，讓車輛以百倍的速度奔跑，  
就象我們戰鬥的血液那樣；  
發言吧！你，新藏公路上汽車的喇叭；  
發言吧！你彩雲頂上勘探隊的篷帳；  
發言吧！你長城脚下的高壓綫；  
發言吧！你水上的長虹湛江港；  
發言吧！你陌生的故鄉的道路；  
發言吧！你熟悉起來的；藍圖上的工廠；  
發言吧！你新突破的定額；新的操作法；  
發言吧！你新花布的顏色；新提升的工人廠長；  
發言吧！你新的煙囪；給煤煙新染黑的雲；  
發言吧！你新的汽笛；給汽笛所驚跑的麋鹿牛羊；  
發言吧！每一個集體農莊；每一個電力網；  
發言吧！每一架抽水機；每一個醫療站；  
每一個米丘林小組；每次新試驗；  
每本農民手上的書；與每個學生實習時留下的新繭；  
每一粒新選的良種；每次新加的肥；每一下鋤頭；  
每個文化農民的第一次播種；第一次除草；第一次丰收……  
發言吧！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的每一個成就，  
發言吧！我們為社會主義所流的每一滴汗，  
用我們鐵打的事實與右派辯論，  
保衛社會主義的江山！

## 右派分子一場空

〔唱 詞〕

司 馬 驛

共產黨內要整風，  
趁着鳴放好機會，  
右派集團人不少，  
提出“政治設計院”，  
要與黨來爭天下，  
北京飯店座談會，  
不料形勢估計錯，  
衷心擁護共產黨，

羅隆基，也是空，  
恭送一份備忘錄，  
發起“平反委員會”，  
一心抗拒黨領導，  
不料形勢估計錯，  
衷心擁護共產黨，

儲安平，也是空，  
發表謬論“黨天下”，

右派分子亂哄哄，  
猖狂向黨大進攻！  
章伯鈞心腸算最凶，  
陰謀詭計在其中。  
惡言毒語勢汹汹，  
反黨戰鼓响冬冬。  
人民当了主人翁，  
右派美夢一場空。

枉替美帝來效忠，  
魏德迈前丑表功。  
妄想羣眾好欺蒙，  
組織章羅大聯盟。  
人民当了主人翁，  
右派美夢一場空。

變天思想做大夢，  
四出拉攏應聲虫，

陰謀篡奪光明報，  
堅決反對黨領導，  
不料形勢估計錯，  
衷心擁護共產黨，

章乃器，也是空，  
硬說定息非剝削，  
又說階級特性已消滅，  
無非要走資本主義路，  
不料形勢估計錯，  
衷心擁護共產黨，

黃紹竑，也是空，  
殺人魔王封模範，  
賊喊捉賊原有本，  
反說法院判案多錯誤，  
不料形勢估計錯，  
衷心擁護共產黨，

葛佩琦，也是空，  
仇恨人民新中國，  
硬說政策不濟事，  
揚言要殺共產黨，  
不料形勢估計錯，  
衷心擁護共產黨，

陳仁炳，也是空，

派人到處把火縱，  
爭坐交椅自稱雄。  
人民当了主人翁，  
右派美夢一場空。

痴心妄想要反攻，  
不勞而獲樂融融。  
中國的老板顏色紅，  
逼得勞動人民大家窮！  
人民当了主人翁，  
右派美夢一場空。

妄想重做軍閥夢。  
多拉壯丁記大功，  
殺人喊冤數此公，  
抓住小小缺點不放鬆。  
人民当了主人翁，  
右派美夢一場空。

破口大罵成何用。  
人面獸心像毒龍。  
統購統銷行不通。  
張牙舞爪想行凶。  
人民当了主人翁，  
右派美夢一場空。

民盟大將耍威風。

章罗联盟充打手，  
人藝先來煽几扇，  
座談会到处乱放火，  
不料形勢估計錯，  
衷心拥护共產党，

孙大雨，也是空，  
猛听公署門鈴响，  
誰知原來送稿費，  
誣指好人反革命，  
不料形勢估計錯，  
衷心拥护共產党，

夏高陽，也是空，  
民主党派大發展，  
煽起圍家來反党，  
妄說政府不照顧，  
不料形勢估計錯，  
衷心拥护共產党，

徐鑄成，也是空，  
文匯報上放毒箭，  
蟹脚呂文会放火，  
徐鑄成一听大高兴，  
不料形勢估計錯，  
衷心拥护共產党，

死心塌地去效忠。  
又到上影“借东风”，  
算旧賬战鼓响冬冬。  
人民当了主人翁，  
右派美夢一場空。

如何進步自家封。  
做賊心虛裝头痛，  
連爬帶滾向外冲。  
对着人民炮乱轟，  
人民当了主人翁，  
右派美夢一場空。

陰謀手腕到处弄。  
歷史問題好通融，  
檀香扇底起歪風，  
造謠誣蔑气汹汹。  
人民当了主人翁，  
右派美夢一場空。

進步招牌欺羣众。  
政治陰謀真对工。  
搖旗呐喊助妖風，  
忙把獎章送帮凶。  
人民当了主人翁，  
右派美夢一場空。

右派头子十嘆空，  
前也空來后也空，  
人民要走社会主义路，  
章罗陰謀越毒辣，  
右派分子乱哄哄，  
攻击政府也是空，  
挑撥离間也是空，  
抹煞成績也是空，  
一切陰謀齐落空，

你也空來他也空，  
橫也空來竊也空，  
拥护政府此心同。  
人民向党越靠攏。  
到头都是一場空。  
想夺領導也是空，  
造謠誣蔑也是空，  
夸大缺点也是空，  
右派分子一場空。

---

附注：这篇唱詞系仿十嘆空調，但如果用十嘆空調演唱，感情要根据唱詞內容变化，如每節的最后四句，不能唱得很輕飄。



# 羣丑會

〔什錦說唱〕

## 音 水

〔甲乙同上。台上放一張用布幔遮住的長方桌，布幔中留一小孔。桌上放鑼鼓等樂器。桌前放一張條凳，看洋片的人就是坐在條凳上望小孔的。〕

甲：咱們倆來一段洋片，拉一出“羣丑會”。

乙：好。

甲：右派分子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我們要堅決和他們鬥爭到底！

乙：要從每個角落把右派分子揭露出來。“人民日報”有篇社論說得好：“使鬥爭深入，再深入”。

甲：咱們拉洋片的，就用洋片這門藝術和右派分子作鬥爭！

乙：好吧，把傢伙拿出來。

甲：什麼？

乙：把傢伙拿出來——就是把洋片箱子拿出來。

甲：喏，（拍拍桌子）這是什麼？

乙：（不懂）桌子啊！

甲：這是現成的洋片箱子。

乙：（更不懂）這！……

甲：我知道你是個外行。

乙：我是外行？哪个不知道，洋片就是装在箱子里的画片，箱子外面有几个小孔，里面灯光一亮，画片就一张连一张的，真好看。

甲：那玩意儿上海人叫西洋镜。

乙：对啦！

甲：好吧，（指布幔上的小孔）这不是小孔，里面灯光一亮，“羣丑会”就上啦！

乙：（摇头）我不信。

甲：不信？你看吧！

乙：好，试试看。

甲：慢。

乙：做啥？

甲：对右派分子，你必须有高度警惕性，否则就容易上当。

乙：放心，我立场最坚定。

甲：那末你看吧！

乙：（怀疑地）相是不大相信，试试看。（眼睛凑到小孔前）

甲：（敲锣打鼓）往里边看来，往里边瞧，瞧一瞧……

乙：啊哎，我怎么什么也看不到，里面一团漆黑。

甲：我问你，右派分子的良心是红的是黑的？

乙：和煤球一样黑。

甲：右派分子勾勾搭搭，可是正大光明的？

乙：是背着人偷偷摸摸的。

甲：右派气焰万丈的时候，乌云密布，你能看见些什么？

乙：照你所說，我就别看啦，一团漆黑。

甲：别慌，只要你睁开眼睛，仔细分析观察，右派分子就原形暴露了。

乙：好好，再试试看。（坐下来看小孔）

甲：（敲鑼打鼓）往里边看來，往里边瞧，瞧一瞧右派分子真面貌。……

乙：出來了，出來了。

甲：什么事？你看就看，鷄貓喊叫地干什么？

乙：我看見洋片拉出來了。

甲：那末你就看好了。

乙：可奇怪哩！我一个右派分子也沒有看到，只見一些人頭重腳輕，到處亂嗅亂叫，還有空中飛人。

甲：空中飛人？

乙：就有人吊在半空中。

甲：啊，那是在“鳴放”期間，右派分子不自量力，妄想變天，謬論到處皆是，像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葛佩琦的“殺共產黨人”，儲安平“黨天下”……等等皆是。他們以為共產黨經不起這一番打擊，必然垮台，那時節，他們就可用資產階級一套統治人民。所以頭重腳輕，飄飄然起來，看起來就像空中飛人了。

乙：原來如此，很有意思。你的洋片拉下去吧！（忙到布機前看小孔）

甲：噤，往里边看來，往里边瞧，瞧一瞧黃紹竑抹黑了臉冒充黑老包。

乙：這又是什么回事？

甲：你看見了么？

乙：看見了。

甲：看見了些什么？

乙：包公探陰山。

甲：這就是你的不是了。

乙：怎麼是我的不是了？

甲：你目光短視，觀察力不強。

乙：你別扣帽子。

甲：想那黃紹竑，抹黑了臉，想冒充包拯包青天，借着人民代表視察機會，為反革命分子叫屈翻案，因此那些反革命分子齊聲高呼“黃青天”。

乙：哈，這能算青天嗎？

甲：（唱“二黃倒板”）想當年保老蔣忠心赤胆。

乙：這就是黃紹竑啊！

甲：（唱“二黃迴龍”）為黎民無一日心不憂煩。

乙：黃紹竑的“黎民”是些什麼人哪！

甲：別打岔。（轉唱“二黃原板”）

都只為共產黨搞了肅反，錯斷了我部下的英雄好漢。

乙：全是些殺人不眨眼的混世魔王，哼，錯斷了！

甲：（接唱）我且到牢監中親自查看。

（白）王朝，馬漢。

乙：哪來的王朝、馬漢？

甲：別嚕蘇。就興包青天有王朝、馬漢，不興“黃青天”有王朝、馬漢？——王朝、馬漢。

乙：在。

甲：去看看監獄之中有多少判了刑的反革命分子？

乙：不多不少，十八名。

甲：來，與我準備發言提綱。

乙：噎。

甲：（唱“西皮搖板”）

判刑的反革命一十八名，  
錯判了百分之一百帶零，  
可見得肅反是亂七八糟，

少不得由我來為“民”請命。

乙：啊，為民請命！

甲：這就是黃紹竑黃青天的伎倆。

乙：他為什麼亂說肅反運動搞錯了？

甲：那黃紹竑本是國民黨反動派統治時期的浙江省省主席，原是個殺人魔王，“皖南事變”他就是主謀者之一。

乙：啊！

甲：他本來與共產黨和人民大眾是死對頭，我們逮捕的反革命分子，很多是他的老部下、舊同事，你想他能甘心嗎？

乙：怪不得他要替反革命分子呼冤了。反革命分子的青天，就是我們的霧天。

甲：這就是了。我們就來下一張。（敲鑼打鼓）拉過一張又一張，又一個右派分子登了場。

〔乙忙去布幔前看小孔。〕

乙：看見了，看見了。

甲：看見些什麼？

乙：一個闊佬，坐汽車、住洋房，有六七個人伺候他，他還和高鼻子的什麼人勾勾搭搭。

甲：你知道這是什麼回事？

乙：有些糊里糊塗。

甲：我知道你沒有分析能力。來，我講給你聽。（敲鑼打鼓）往里邊看來，往里頭格瞧，瞧一瞧羅隆基的真面貌……

乙：哈，他就是羅隆基！

甲：是羅隆基。

乙：民主同盟副主席，森林工業部部長，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羅隆基？

甲：就是他。

乙：民主人士？

甲：不，他是右派分子。

乙：此話当真？

甲：当真。

乙：果然？

甲：果然。

乙：啊呀！

甲：怎么，你还跟他有些不清不白的关系。

乙：胡說，我一直当他是个好人。

甲：唉，你給人蒙啦！

（唱“流水”）

休提起罗隆基倒也罢了，  
提起了罗隆基怒上眉梢。  
想当年他提出了反动口号，  
说什么“思想反共”最重要。  
他还和司徒雷登、魏德迈，  
交情深厚结成伙淘。  
吹牛拍马手段高，  
总在他那美国爸爸面前来讨好。  
他那里口口声声、大吹大擂拿“第三种力量”来号召，  
却原来是个卖国的骗人机巧。  
解放后，他把那森林工业部长担任了，  
他还说四级部长官卑职小。  
组织了反党集团阴谋非小，  
趁着共产党整风就把火烧。  
否定了肃反成绩还胡说一套，  
要组织“平反委员会”把事闹。

他妄想煽动群众大吵大闹，  
赶去了共产党他登上大宝。  
要把这罗隆基的罪恶说个细到，  
我一时三刻说也说不了。

乙：（唱）听罢言来怒气生，  
骂一声罗隆基你不是人，  
我这里握拳将他来打——（举拳）

甲：且慢。

（接唱）我们要和他说理斗争。

乙：他在何处？

甲：你看下去就明白。（敲锣打鼓）

（唱“大补缸调”）

不唱里格东来，不唱里格西，  
唱一唱陈仁炳去见罗隆基。

（乙忙看布幔上的小孔。）

乙：对了，对了，那片子上有两个人，一个是罗隆基，一个一定是陈仁炳了。啊哎，西装畢挺，带副眼镜，賣相不差。

（甲敲锣打鼓，越敲越响，边敲边走圆场。）

乙：喂喂，你这是做什么？

甲：“电影的锣鼓”敲响了。

乙：什么，电影敲锣鼓？

甲：唉，你不懂得，那是反党分子、右派分子点火的信号。平时不看报纸，现在一窍不通。

乙：（啞口無言）

甲：（学罗隆基）陈仁炳听了。

乙：（学陈仁炳）有。

甲：此一番“电影的锣鼓”已经敲起，你将如何行动？

乙：啓稟老羅。(越念越快地)末將奉命放火，兩個方向一個目的：先和彭文應把民盟上海市委的領導權握在手掌之內，大大發展組織，凡對共產黨不滿之人來者不拒。上海電影界已安下吳茵、白沉、項坤，話劇界張立德、章曼萍為先鋒，新聞界徐鑄成、陸詒、王中互相呼應，文藝界自有許杰、徐中玉搖旗吶喊，友軍王若望策應支援，此火不燒便罷——

甲：要燒呢？

乙：燒它個滿天通紅，管教美國老板在大西洋彼岸喝采，蔣介石在台灣鼓掌，胡適也必定大大夸獎，共產黨末，就無立足之地了。那時節，嘿嘿……

甲：便怎樣？

乙：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

甲：好一個便把令來行。記上大功一次，他日成功，自有你的好處。嚙——(作手勢)

乙：怎樣？

甲：副部長？

乙：(搖頭)

甲：部長？

乙：(搖頭)

甲：好好，少不得有你的名位。喂喂，天下沒有奪下來，你倒爭起官銜來啦！

乙：我本來就為了升官發財。(突然驚覺)啊，我們在做什么？

甲：你是陳仁炳？

乙：你是羅隆基？

甲：算了，算了，第五張片子上啦！

(乙忙去看布幔上的小孔。)



甲：（敲鑼打鼓）拉過一張又一張，要看到千兒拜干娘。

乙：哈，“釣金龜”上啦！

甲：（唱“二黃原板”）叫蔣忠我的兒啊听娘教訓，  
待為娘對姣兒細說分明。

都只為，兒在團中吃了批評……

乙：喂喂，你這是什麼“釣金龜”？

甲：誰說這是“釣金龜”！

乙：你不是學着唱“釣金龜”中康氏唱的那段二黃原板嗎？

甲：能興康氏唱，就不興吳茵唱嗎？

乙：吳茵？

甲：對啦，自封“遠東第一老太婆”的吳茵！

乙：她也訓子啦！

甲：她是訓千兒子蔣忠。

乙：蔣忠！

甲：是這麼回事。蔣忠是上海管絃樂團的黑管手，因為犯了錯誤，吃了批評，受到處分，因此對黨不滿。

乙：這還能怪誰？

甲：可是吳茵對他說：（學吳茵）小蔣，這是領導的壓制呀！別灰心，振作起來。

乙：這是什麼話！

甲：蔣忠樂啦，就拜吳茵為干娘。

乙：怪不得要唱“待為娘對姣兒細說分明”了。

甲：蔣忠就“肉麻當有趣”，作詩一首，詩的第一句就是“假使有人問我，在世界上你最愛誰？您，我的母親！”

乙：（作響）

甲：“鳴放”期間，吳茵和民盟上海市委秘書長陳仁炳一吹一唱，趁着“電影的鑼鼓”這把火，一燒就燒到“上影”廠和上

海管弦乐团。

乙：他們是按照罗隆基指示办事哪！

甲：蔣忠在上海管弦乐团里鬧事，煽动青年，散布对党不滿的情緒。直到羣众警覺起來，展开反右派斗争，这一对母子的皮才剥开來了。

乙：現在呢？

甲：在檢查交代，就是他們不肯老老实实的交代。

乙：別放他們过关。

甲：你要放他們过关，羣众也不讓啊！拉第六張啦！

（乙忙去看布幔上的小孔。

甲：（敲鑼打鼓）嗨，往里头看來，那个往里头張呀，張一張跳加官兒夏高陽。

（乙忙看布幔前的小孔。

乙：嚶嚶，夏高陽，看到了，看到了，他头戴烏紗帽，手拿檀香扇，在跳加官呢！

甲：（唱“楊柳青”）

右派分子夏高陽，  
小扇子搨得有名堂，（过門）  
造謠誣蔑，吹牛說謊，  
向党進攻，万分猖狂！  
嚶嚶，万呀万分狂。  
說什么國畫家餓肚腸，  
顛倒黑白話乱講，（过門）  
人代大会，他滿口胡言，  
个别現象，硬說全面，  
嚶嚶，毒呀毒心腸。  
提起这个夏高陽，

丑惡歷史硬裝香，(過門)  
曾經當過，蔣記縣長，  
硬說自家，“革命立場”，  
嚶嚶，裝呀裝胡羊。

這就是夏高陽。有道是：“縣太爺”冒充革命者——

乙：奇臭難聞。

甲：小扇子到處亂搨——

乙：心地惡毒。

甲：章伯鈞看中夏高陽——

乙：一只株統管。

甲：勾勾搭搭反共反人民——

乙：狐羣狗黨。

甲：全國人民奮起反擊——

乙：右派分子原形畢露。

甲：對，右派分子原形畢露！上第七張啦！（敲鑼打鼓）

（乙忙看布幔上的小孔。）

甲：（作敲門狀）嘭嘭，開門，開門。

乙：噢，你這是做什麼？

甲：敲門。

乙：這那兒有門呀！

甲：敲茂名公寓 705 室孫大雨家的門。

乙：敲他家的門做啥？

甲：你不是看見了第六張洋片了嗎？

乙：看見了。

甲：不是有一個戴眼鏡的大胖子在床上生病嗎？

乙：有啊。

甲：那是裝病，他就是孫大雨。

乙：这就是罵好人为反革命的孙大雨呀！

甲：就是他。他是与章伯鈞、罗隆基一鼻孔出气的。

乙：这么胖。

甲：拿了三百多元一月的薪水，住了高樓大厦，二年多不干活，还能不胖嗎？

乙：他現在躺在床上裝病，那是为了什么？

甲：他誣蔑好人是反革命，怕人家去和他講理呀！

乙：有理打太公，躲起來才不是好漢。

甲：他要躲起來，拿什么話回答人家的責問呢？上海工人、学生派代表去当面提出責問，他呀。（学孙大雨，冷冷地）問我为什么不参加反右派斗争會議？——有病。（就躺在桌子上）

乙：你为什么兩年不到校中教課？

甲：（冷冷地）有病。

乙：你为什么誣蔑好人是反革命分子。

甲：（冷冷地）有病。

乙：啊！

甲：不管怎樣，只要提問題，都回答“有病”。

乙：你在整風开始时，積極性很高，說摔死了也要來。为什么現在人好好的，学校用車子來接你，你还拒絕了？

甲：有病。

甲：（跳下桌子）哼，孙大雨就是这样來逃避羣众的責問。

乙：（敲門）嘭嘭嘭，開門。

甲：（慌忙躺到桌上）有病。

乙：開門。

甲：（呻吟）有病。

乙：我是出版社送稿費來的。

甲：啊呀，來了，來了。(跳下桌子)——他的病全沒有啦！

乙：這就是孫大雨的嘴臉哪，把人都氣死了。

甲：氣的還在後頭呢！

乙：啊！

甲：出版社的同志把稿費單和稿費交到他手中，他一看，嘿，眼睛瞪住了。

乙：干嗎要瞪眼？

甲：(學孫大雨)稿費幾塊錢一千字？

乙：那稿費單不是寫着嗎？

甲：十五元一千字？不行，二十元一千字。

乙：這是出版社的章程呀！

甲：我管你什麼章程不章程的，少一個錢不收。

乙：那……好吧，我把稿費帶回去再說吧！

甲：噠，錢留在這兒，補的錢馬上送來。

乙：這成嗎？

甲：錢哪，少五塊錢一千字，十萬八千字少多少錢？(忽然想到)  
不對，明明是十萬八千零一個字。

乙：敢情是出版社算錯了？

甲：哪里，只不過少算了一個標點符號！

乙：一個標點符號！

甲：這就是孫大雨的搞錢的本領。

乙：噯，真把人氣破了肚皮。

甲：氣的還在後頭呢。

乙：還有啊？！

甲：他還說“工人階級是一無所知”；“共產黨沒有了知識分子就無法領導革命，不能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社會主義是走了彎路”。

乙：簡直是誣蔑。

甲：在羣眾嚴詞責問下，他只好承認自己是右派分子。

乙：向人民認罪投降啦！

甲：不怕他不投降。

乙：好了，拉下一張吧！

甲：怎麼，放過孫大雨了？

乙：他不是投降了嗎？

甲：那是他假投降——

（唱“無錫景”）

提起孫大雨呀，  
實在厚皮張，  
指東划西撒足賴皮腔，  
他是呀，要想蒙混過關呀，  
勿說一句真閑話，  
大家要提防呀！  
大家要提防呀，  
警惕性要強，  
擺出事實拿道理來講，  
使得他，無法抵賴呀，  
只有低頭來認罪，  
向人民投降呀！

乙：對，要他徹底交代，向人民投降！

甲：孫大雨不徹底交代，低頭認罪，休想過關。

乙：對。（念）過關不過關，

全看你交代，  
你要想蒙混——萬難。

甲：缺腿詩一首，贈給孫大雨。第八張洋片拉开了。（敲鑼打鼓）

(乙忙看布幔上的小孔。

甲：(唱)全國人民奋起反击，  
右派分子無处遁逃，  
章罗联盟全面崩潰，  
正气抬头日光普照。……

乙：喂喂，(对小孔)赶快，別讓他們逃走，角落里还有一个，在角落里……

甲：喂，你在做啥？

乙：洋片上只見全國人民高举义旗，到处声討右派分子，右派分子紛紛借詞逃遁，有一个右派分子躲在角落里，大家沒有注意，我招呼他們。

甲：你不能出一把力嗎？

乙：我？我在看洋片呀！

甲：你袖手旁观，为什么不参加反右派斗争？

乙：我？

甲：快快，我們一同去声討右派分子，要右派分子徹底交代，老老实实向人民認罪。

# 老 东 家

〔滑稽〕

唐 堂

人物：甲 工商界的右派分子，戴茶晶眼鏡，啣雪茄烟，挾大皮包，拿手杖。

乙 三輪車工人。從前是甲的伙計。

幕啓：乙坐在車上等候顧客。甲怒容滿面，昂首闊步上。

甲：三輪車！三輪車！都死光了！三輪車！

乙：來了，來了，先生，你这副眼鏡是洋瓶底做的！

甲：屈死！鄉下人！这是的的刮刮的茶晶。

乙：啥叫蛇精、牛精、羊精、狗精、猫精，我不懂的。

甲：眼鏡戴不起，当然不懂。（脫下眼鏡給乙看）看見哦！看見哦！  
喏，吳良材，上海頂頂有名的眼鏡公司，刮刮老叫的头等貨！

乙：眼鏡头等貨，那你的眼睛是末等貨，眼睛一定有毛病！

甲：触我露头是哦？去去去，要死快哉，去和三輪車夫談啥茶晶眼鏡！（戴眼鏡）——三輪車！三輪車！

乙：喊煞沒有，此地只有我一部。

甲：（向四周看）嗯嗯嗯，只有一部，触露头！

乙：你眼睛到底有毛病，不然不会看不清，罵我死人！

甲：我这种人天生是这样的，向來看上不看下。



乙：噢，你眼睛生在头顶心里的！

甲：今朝那能介触瘡头，一日天給小辮子，紅蘿卜弄得头昏腦脹，又碰着你这个頂头貨！

乙：啥小辮子，紅蘿卜？——噢，你想吃紅蘿卜？

甲：市面介不灵，小辮子、紅蘿卜就是青年团员、積極分子！——要死快哉！你是我啥人？你是个三輪車夫啊，有啥資格問我！——喔唷，头昏腦脹！

乙：（拿出清涼油）保护乘客健康，此地有清涼油，搽上去勿灵可以吃一口。（又拿出人丹）喏，清涼油怕辣还有人丹！

甲：要死來，你在做葯房推銷員！（上車）勿要嚕苏，快踏，快踏！

乙：到大公館还是到小公館？

甲：啊！我大小公館你都知道！

乙：你是我老东家，当然知道。

甲：啊！你是啥人？

乙：我是阿新。

甲：（把眼鏡往上一推）車夫掉得多了，有点記不清了。喔喔，是阿三，阿三你总算还有良心，还認得我老东家；不过既然認得我老东家，老早好講了，剛剛对我介不尊敬！

乙：不是我不尊敬，剛剛你看上不看下的那副樣子，我認不出了。

甲：还不曉得我老脾气，天生是这样的！

乙：个是你也有看下不看上的辰光。

甲：講三話四，像我这种老东家会往下看！

乙：从前你到日本洋行里看見了日本人身子弯得像油爆蝦，眼睛好像生在下巴上……

甲：（向四周一看）噓噓，別样都可講；洋行兩字千万提不得，快踏，快踏！

乙：(上車)到啥地方，你還沒講過。

甲：小公館弯弯，大公館吃夜飯，快踏，快踏！

乙：車錢還沒講來。

甲：派头介小，老东家老伙計還講啥車錢，难得碰着我，請請客也不要緊。

乙：你要我請客，好好。(作踏車狀)老板，你發福了，份量重仔交关！

甲：唉！發啥福，大前日秤秤輕脫三斤，前日秤秤又輕脫六斤，昨日秤秤犯关來，又輕脫仔十二斤，今朝還沒秤過，起碼靠廿斤要輕的！

乙：热天吃的人少，賣不出去，輕几斤沒啥关系。

甲：啊！你在說啥！

乙：我說你热天肉吃得少，進少出多，所以瘦了；瘦脫几斤沒关系。

甲：不是少吃肉瘦的，是开会开瘦的，大会小会开得我头昏腦脹，還要說我橫勿徹底，豎勿徹底，东勿徹底，西勿徹底，千勿徹底，万勿徹底……唉！

乙：老板，你一向很徹底，一开金口，說到做到。

甲：到底老伙計曉得老东家脾气，这种話听听还有道理，断命那班小辮子，紅蘿卜眼光凶來像探照灯，頂牢仔我專門瞎三話四，硬勁說我橫勿徹底，豎勿徹底，东勿徹底，西勿徹底，千勿徹底，万勿徹底，真气煞人！

乙：啥人頂牢你就停啥人生意，从前你老板金口一开，說声滾，当日就要他卷鋪盖。

甲：阿三！唉，現在朝代換了，公私合營了，不來事了，還說啥金口銀口，要末銅口鉄口，一口也不口；——旧年公私合營這頂帽子一戴就覺着难过，衣裳一着就曉得出毛病了。

乙：旧年你着的一身衣裳蛮漂亮，看不出啥毛病。

甲：不懂不要煩！

乙：你講旧年公私合营辰光是哦？我在路上看游行，看得清清爽爽：你头戴一頂來路貨呢帽，身穿一套來路貨西裝，胸口戴一朵大紅花，面帶笑容，得意洋洋……

甲：你在說大書是哦！不要煩來！

乙：還有來，你小太太头戴紅花，身穿大紅織錦緞上襖，綠緞子褲子，還背仔一只腰鼓，冬冬冬冬敲得真真起勁。老板看見太太敲得起勁，嘍啪，嘍啪，嘍啪，連放三个高升……  
(邊說邊作敲腰鼓狀及放高升狀，因此有時兩手未扶車頭)

甲：雙脫手，要死快哉，当心翻車子！旧年的事不要提來，越提越觸心境。

乙：還有來，我听得你和太太高喊：“共產党万歲！”“毛主席万歲！”“决心接受改造，走社会主义的路！”

甲：这是出出風头，湊湊熱鬧！——那曉得衣裳一着就有毛病。

乙：(回头看)衣裳介好还说有毛病，大概你还想弄几套美國貨着着。

甲：喔唷！不懂不要煩來！

乙：總浴！到“日新池”还是“浴德池”？

甲：阿三，我这兩日正在說勿出的苦，不要尋开心來！

乙：噢，老板伙倉开不出了？

甲：不要看錯人！

乙：个有啥苦呢！

甲：阿三，在你老伙計面前講講，說來說去，就是衣裳着得难过。

乙：难过末再換一套，阿要到寿衣店里去弯一弯？

甲：你講啥！不要觸我霉頭！

乙：噢，說錯了，到西裝店去彎一彎。

甲：勿是講做衣裳。喔唷！肚皮里實在藏不住了。你不做老板不曉得啥叫着衣裳，着衣裳就是公私合營后政府派公方代表來。公方代表一來，我的金口就此不靈，样样作不來主了。（一副可憐相）阿三，老伙計，你看我老東家苦不苦啊！苦啊！苦啵！

乙：（和調，假哭）呃呃，苦啊，苦啊！

甲：（哭，拿出手帕拭泪）呃呃呃！

乙：（仿出喪音樂）嗚嗚嗚嗚！（喇叭聲）咪哩嗎啦，咪哩嗎啦，（唱道）嗚啵嗚啵！——

甲：（哭）哎啊我的嫡嫡親親的蔣大老板啊！呃，你一去末為啥不轉來啊！呃呃呃！

乙：嗚嗚嗚嗚，咪哩嗎啦，咪哩嗎啦，嗚啵嗚啵！

甲：（似在昏迷中醒過來，打呵欠）啵！——要死快哉！任大出喪是哦？

乙：老板，你哭得傷心來。

甲：呃呃，你一提及末我又要哭了。呃呃呃，（揩眼泪）怪來怪去，衣裳着得不好。

乙：老板，你向來有通天本領，是出名的老狐狸！

甲：放屁！你有資格罵我老狐狸！

乙：罵老狐狸也要講資格的？

甲：看人頭說話，有規矩的。

乙：不是我罵你，是人家罵你。老板，你衣裳着得難過，難道一點就沒有辦法了？

甲：（冷笑）噠！

乙：老板不靈，難道師爺也不靈了！

甲：(冷笑)噠！

乙：老板的把兄弟也不灵了！

甲：(冷笑)噠！

乙：噠噠噠，老板在說三笑！

甲：阿弟，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喏，在你老伙計面前講講。

乙：老东家倒一向是賊心賊肚腸。

甲：不要大舌头，是直心直肚腸！

乙：噢噢，直心直肚腸，講出來听听看！

甲：你說我一点没办法？

乙：噠！

甲：你还說我师爺不灵？

乙：噠！

甲：你还說我把兄弟也不灵？

乙：噠！

甲：你有資格，噠噠噠，噠沙东西！●

乙：学你老板样，不曉得你老板噠沙东西！老板一眼沒苗头！

甲：哼，說我沒苗头，你汪秘書長認得哦！

乙：噢噢，从前常常和你在日本洋行、美國洋行碰头的汪君記汪老板？

甲：噠！噠！叫你洋行兩字不要提！

乙：不提，不提，汪老板有啥狠？

甲：你真不識貨來，汪秘書長这三个字甩出去石骨鉄硬，又是民建委員，又是民盟委員，又是政協委員，又是經濟研究会會員，还有啥个委員記不清了。

乙：啥个委員啥个委員連起來倒像一串大鬧蟹。

甲：汪秘書長本事真大，會說會講會寫文章，會組織、會發言、

● 沙东西——什么。

会团结、会斗争、会请客、会吃饭……

乙：吃饭啥人不会。

甲：吃饭名堂真多，你就不会。请老干部吃饭要简单朴素，请小干部吃饭要带点花头，请章部长吃饭要八盆八菜二十四炒，请民盟陈仁炳主任吃饭比章部长打个对折，就是四盆四菜十二炒，请工商联委员吃饭再打个对折，二盆二菜六热炒，请我们手下的干部吃饭再打个对折，一盆一菜三热炒……

乙：乖乖，有这么多花头！

甲：还有来，请共产党员吃饭叫斗争饭，请阿拉<sup>①</sup>党员吃饭叫团结饭，请章部长吃饭叫接圣旨饭，请陈仁炳主任吃饭叫接令旗饭，请阿拉朋友吃饭叫发展饭……

乙：个是还有桂花赤豆饭，冰糖莲心饭，冰冻地梨饭，红烧鸳鸯饭，……

甲：这些名堂没有的，不要烦！

乙：介许多饭饽倒结棍的，阿好报销？

甲：我们有的是钱，没得关系！

乙：乖乖，浪费，浪费！

甲：阿屈，我是啥人！你晓得啥利钱！

乙：二分利？

甲：太少，不做。

乙：四分利！

甲：勿过癩，不做。

乙：对本对利，来个大翻身！

甲：噯，这个行情还马马虎虎。嗨嗨，将来别洋局长做不来，弄个工商局局长白相相还拿得稳的。

① 阿拉——我们、我们们。

乙：老板也会做局長？

甲：有啥不会，美國的總統、國務卿、部長、市長都是老板做的。阿三，挑挑你，趕快去學開汽車！

乙：學開汽車做啥？

甲：笨人笨肚腸，腦筋介不靈，挑挑你，我当了局長用你做汽車夫！——噯噯，前面靠邊停一停，停一停！

乙：前面大房子門口？

甲：是的。

乙：是你老板自己的事？

甲：別人家的事吃飽飯介空，停下來，停下來！

乙：（停車）

甲：（下車）皮包給我拎一拎，跟我走！

乙：（下車）跟你去做啥？

甲：有個跟差拎皮包，賣相好點，老伙計帶老東家拎只皮包還要多煩！

乙：（接皮包，跟甲走）老板阿是你自家事體，勿要搞錯了。

甲：當然自家事體，那能會錯！

乙：噯！怪勿得你剛剛嗚啦嗚啦哭不停。老板，我錫箔也不買，空手跟你去不好意思。

甲：你在講啥！

乙：老板阿是要到前面大房子里去？

甲：多煩！

乙：阿是老板自家事體？

甲：噯唷，煩頭勢介結棍，多講！

乙：老板，你自家事體我要買刀錫箔的。

甲：死人！又要觸我霉頭是哦？

乙：還講我觸霉頭，你看看清爽，前面殯儀館到哉！

甲：死人！啥人要到殯儀館去！你看見哦？殯儀館隔壁兩間大房子，看見哦？大房子門口貼着“厂房召租”，看見哦？

乙：噢，老板也想開分殯儀館，和這家殯儀館唱對台戲，搶生意。

甲：死人生意有啥做頭！要做做活人生意，開工廠！

乙：噢，公司里要老板開分廠？

甲：公司里開分廠關我屁事！自家做做。

乙：噢，開地下工廠！

甲：地下地下難聽不難聽，叫自發工廠！不要煩來，讓我看看清爽。（看招貼，念）“二上二下二進”——房子倒夠了——“房租先付三年”——辣手，辣手！三年房租太結棍了。——“有意者請到困不醒路 8080 號接洽”，（用手杖敲敲門窗）房子倒還不差，就是三年房錢太結棍！

乙：老板，這座房子在殯儀館隔壁，不大好！

甲：現在房子難尋，管啥殯儀館勿殯儀館！——噯，腦筋又動着哉，開在殯儀館隔壁也有好處……（回頭走）

乙：（跟甲走）有啥好處？

甲：拿死人身上的東西全部包下來。

乙：老板剛剛說死人生意沒啥做頭？

甲：你不曉得，現在科學發達，死人身上的頭髮、手指甲、腳指甲、皮膚上的一層油膩都可派用場。

乙：這些東西都是垃圾，有啥用處？

甲：你這種鄉下人就不懂，現在科學發達，只要化學化一化，頭髮就可做工業上用的高貴油料，嗨嗨，這門生意很多人還不曉得。再說，我開工廠又不是單做一門生意！

乙：開工廠要有人，人有沒有？

甲：這還要你說，阿拉黨里有的是人，我也發展了不少，難兄



難弟，張老板的娘舅外甥，李老板的爺叔阿姨，老头子的过房兒子，过房兒子的朋友，通通都要拉進來！

乙：拉了多少？

甲：几頓夜飯一請，表一填，五六十個馬上進門！

乙：有男有女？

甲：當然有男有女，不過女的少一點。

乙：有老有小？

甲：老的年紀沒有限制，小的一定要年滿十八歲，虛年齡十八歲的就馬馬虎虎充充算了。

乙：乖乖，生意這樣迁就！

甲：我不拉就要給人家搶去，市面不對，看漲，看漲！你不去領行情！

乙：四元六元！

甲：六元八元！

乙：八元十元！

甲：十元十二元，十元十二元，漲停板！——要死快哉，你在攪什麼，股票市場老早沒哉！

乙：你自己在講市面不對，行情看漲！

甲：我在講發展組織，拉人！

乙：噢，對對，有男有女、有老有小是哦！

甲：虛年齡不滿十八歲不要的。

乙：噢，男的胆大點，刮死人皮膚上的油膩，女的剪頭髮，剪手指甲、腳指甲，……

甲：你在講啥？

乙：噢！你不是說要開自發工廠，做死人生意嗎？

甲：熱你的大頭昏！碰着你這個阿屈死，算我倒了一百二十年的霉！（上車）皮包拿來，快踏，快踏！

乙：(皮包給甲)我想開汽車，勿高興踏了。

甲：啥開汽車！攪啥末事！

乙：噢！你記性介坏，剛剛你不是說你要做局長，挑挑我，叫我開汽車。

甲：叫你踏車子死樣怪氣，叫你開汽車就勿忘記了！辰光沒到來，快踏！

乙：(上車，踏)噢，踏踏！老板几時做局長？

甲：一步一步來，不要性急！

乙：我急來，唧唧，我要開汽車哉！

甲：汪秘書長講的，不能性急，要有步驟，第一步先拿菩薩請出去！

乙：啥個菩薩，阿是財神菩薩？

甲：財神菩薩只有請進來，沒請出去的。你這種阿屈死又不懂了，菩薩就是公方代表。

乙：噢，要把公方代表趕出去！

甲：客來客去，表面上勿能說趕的。

乙：公方代表一走，老板的金口又要冥了！

甲：(得意)嗨嗨。

乙：老板要人長末拾拾，要人矮末撇撇，要人扁末壓壓，要人圓末搓搓。是哦？

甲：(得意)嗨嗨，個是也要看人頭起的。老實講，現在什麼事情我們也走羣眾路線的。阿拉黨里汪秘書長、李阿康、大章、小章、阿吳、阿楊，還有我，開了一個多月長房間，商量了交關事體。

乙：趕走公方代表，也是討論出來的？

甲：這是小事體，苗頭還在後頭呢！

乙：還有啥苗頭？

甲：多來，做局長，做市長，阿拉黨的章部長做總統！

乙：還有哦？

甲：煩來，差勿多哉！

乙：已經徹底了？

甲：大約七八分光景。

乙：公司里還沒交代過？

甲：（驚）啊！你在講啥？

乙：不要假痴假呆，我問你有沒有徹底交代？

甲：噢！這好像是小辮子、紅蘿卜的聲音！——阿三，勿要尋開心，快踏，快踏！

乙：（剎車）紅燈，紅燈，看見哦？

甲：夾忙頭里來蓋紅燈，阿三……

乙：阿三給你停生意后老早死了。

甲：啊！你是啥人？

乙：就是阿新。

甲：啊！你是阿新，阿是調皮來西的阿新！

乙：是不肯受你欺侮，給你停生意的阿新！

甲：好來，口气不要介硬。當時二六轟炸，有困難。

乙：你有困難！所以常常請客吃團結飯、聖旨飯、令旗飯、發展飯……還要開自發工廠，做死人生意！

甲：要死，這些私房話那能會給他聽見！——阿新，你生活困難，不要到我頭上出氣，冤有頭，債有主，人民政府取締人力車，我不停你生意，你也要失業的！

乙：人民政府幫我轉業踏三輪車，老狐狸，你還想放火！

甲：好！嗯，阿新，阿新，認得你！

乙：不認得末再認認清爽！

甲：（無法，轉口气）阿新，你車子踏得真嶄，穩是穩得來，坐你

車子好像困席夢思，我在車子上困了一飽。

乙：噢，你一句話沒講過！是啞子！

甲：嗯，講是講過幾句，我講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

乙：倒過來，是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要趕走公方代表！

甲：要死來，那能記性介好——阿三……

乙：我是阿新，不是阿三。

甲：今朝介觸霉頭，會認錯人。——阿新，說話不能隨便，不要瞎三話四！

乙：有一句說一句，你講過啥我說啥。（綠燈踏車）

甲：好，倒頂得牢的，我勿要坐了，下來，下來。

乙：今朝橫壘免費，送佛送到西天！

甲：笑話！老東家坐車子要揩你油！剛剛和你尋尋開心，難得碰着你老伙計，車錢加倍。此地停下來，停下來！

乙：車錢分文不取，一定要送你到來的地方去！

甲：你碰着赤佬是哦？

乙：赤佬沒碰着，碰着一個右派分子。

甲：說話要負法律責任，嘴巴清爽點！

乙：你是個反黨反人民的右派分子！

甲：勿要認錯人，我是老東家！

乙：一點勿認錯，是個老右派。

甲：你懂沙東西！帽子不要濫套！

乙：尺寸量得邪氣●准足，一點不套錯。（車子跳動）

甲：你存心搗蛋是哦！一跳一跳做啥！屁股痛哦！

乙：（繼續跳動）板要跳！

甲：再跳要提意見了。

乙：你提好了。

● 邪氣——很。

甲：喂！三輪車積極分子，你听好，我提了意見勿要說我是右派分子！

乙：你不是右派分子为啥介多心！

甲：喏，車子为啥介跳，原因就是不修馬路，馬路七高八低，害得坐車子的人屁股痛煞，踏車子的人屁股痛煞，三輪車胎的橡皮痛煞，为啥介許多痛煞，要怪人民政府不修馬路，三輪車積極分子，这条意見对哦？

乙：不要看上不看下，你先望下看看！

甲：下面是三輪車踏板，有啥看头！

乙：再望下看看！

甲：(向下看)噢，在修大陰溝洞。

乙：看清爽了嗎？

甲：勿要介頂真，难板看錯趙把总有的。

乙：右派分子根本不看事实，还说难板看錯。

甲：啥人有这种閑工夫和你瞎攀談！(蹬車)停下來；停下來！噯噯，那能踏到公園里來了？

乙：你眼睛睜睜开，这是新修的肇嘉浜路！

甲：瞎三話四，肇嘉浜是条臭水溝，溝在那里？

乙：臭水溝变了花園路，右派分子就是眼瞎耳聾，不曉得天下大事！(越跳越快)

甲：踏介快做啥！啥地方去？

乙：老早講過來，送你到來的路上去！

甲：你存心不良，踏到冷靜地方想剝猪糞是嗎？

乙：你要剝猪糞到殺牛公司去。我只要剝你老狐狸的皮，送你到公司里去徹底交代！

甲：老早交代過了，我交代也不关你啥事！

乙：剛剛你說的許多私房話都交代過了？

甲：那是酒話，勿算數的。

乙：看你從公司里出來，沒有吃過酒。

甲：是困話。

乙：眼睛沒閉過。

甲：是瞎話。

乙：有根有據。

甲：好來，阿新，老伙計和老東家不要一點不講交情，幫幫忙！

乙：送你去把私房話講清楚，讓你重新做人，就是幫你忙！

甲：好來，不要打過門來，聽老東家的話不會吃虧的。

乙：阿三聽你老東家的話，年紀大一點就被你一脚踢開，死了棺材也沒困。

甲：好，我聽你話，去徹底交代，現在可以停下來了，停下來！

乙：你是出名的老狐狸，說過的話要賴，我送你到公司里當面講清楚後，再免費送到你公館。

甲：嚟嘍！辣手，辣手！阿新老兄，阿新老兄，前面錦江飯店門口停一停，請你到十二層樓吃夜飯！

乙：我沒有這種福氣！

甲：老兄，老兄，我的就是你的，自家人吃頓夜飯有啥關係！

乙：吃團結飯還是鬥爭飯？

甲：自家兄弟，當然是團結飯。——不，我今朝和你結拜兄弟，吃結拜飯。停下來，停下來！

乙：（越踏越快）不要嚟蘇！

甲：踏得介快做啥！飯店里怕人多是哦？好，好，此地彎過去就是小公館，到我小公館里去談談！

乙：（不理，快踏）

甲：只要你有意思，橫豎橫來，小公館送給你！

乙：（仍不理，快踏）

甲：我全副隊伍甩出來了還不買賬，倒狠的！（裝肚痛）嚶唷，嚶唷！絞腸痧，盲腸炎，不得了，不得了！就此地聯合診所停下來，挂急症，停下來，停下來！急症，急症！

乙：你的病我有數的，送你到醫院里去！

甲：送啥人家醫院？紅燈，紅燈！剎車，剎車！

乙：已經過橫道綫了，可以踏過去的！

甲：（故意跌坐到踏板上，裝死）嚶唷，嚶唷！痛煞了，要斷氣哉，快送醫院開刀！

乙：（踏慢）是要開刀，要殺殺搏搏的開刀！

甲：殺殺搏搏吃勿消的，嚶唷，嚶唷！弄把木頭刀來開，碰上去勿出血的木頭刀。

乙：（停車，下車）木頭刀醫勿好病的。

甲：嚶唷！人昏脫哉，弄張席夢思來困一歇！

乙：席夢思沒有，要末弄几塊板搭搭。

甲：板就板，要楠木的。

乙：楠木價錢大，肉麻哦？

甲：榆木好了。榆木不便宜，杉木好了。

乙：杉木也要一百出外。

甲：太貴，太貴，弄四塊松板釘釘好了。不過衣裳不能馬虎，我到陰間去做部長沒有行頭不來事的，來路貨呢帽，茶晶眼鏡，紋皮皮包，通通少不來的……

乙：喂！喂！右派分子，你到陰間去還想做部長！？好醒醒了！（叫魂）醒——來！醒——來！

甲：（打呵欠）噉！（坐起）搞啥末事！你當我死人？

乙：你自己在裝死！

甲：嚶唷！嚶唷！我有点頭昏腦脹！

乙：（拿出清涼油）喏！搽点清涼油！

甲：(擦油) 喔唷！好來，謝謝你！(下車，走) 再會，再會！

乙：慢慢走！

甲：討車錢是哦？你講好分文不取，說話要有信用！

乙：啥人要你車錢！到公司里去！

甲：去做啥？

乙：要你這個右派分子徹底交代！

甲：喔唷，又要肚皮痛哉！喔唷，喔唷！……

乙：不要裝腔了，交代徹底了就會不痛的。走！

## · 排 演 意 見 ·

1. 這個段子運用滑稽傳統獨腳戲“拉黃包車”的形式，注入新的內容寫成。兩個人物：老東家過去曾投機取巧，殘酷剝削工人的資產階級分子，現在則是假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實骨子與右派頭子串通一氣，妄想推翻社會主義，走資本主義老路；在反右派鬥爭中又不肯徹底交代的右派分子；他狡猾、陰險、變化多端、不擇手段、無孔不鑽，但卻又是愚蠢之至。演這個角色，要掌握他上述變化多端而又愚蠢的性格特點：時而怨恨、時而傷心、時而狂妄、時而狠毒、時而拉攏、時而求饒，末了裝死，臨到最後阿新送他去交代，他還想“再會再會”的要無賴溜走。演這樣一個老狐狸，雖受場地限制，但仍可根據他的性格特點，增強動作，他手中拿的手杖、皮包，也可適當運用。阿新是個階級立場鮮明、性格剛毅而又聰明、機智、風趣的三輪車工人。他開頭碰上這個“老東家”，不是一下子就知道他是右派分子的；從老東家的談話中聽出了他的反黨、反社會主義



的言論，就有意跟他胡調，把他的私房話逐步引出來，但是他也不忘記放過嘲笑右派分子的機會，時而狠狠地給他刺几下，阿新這個人物，切不要演成油腔滑調，令人生厭。

2. 兩個人物的化裝都可以誇張。如老東家戴的眼鏡，可用紙做的大眼鏡。皮包也可用特別大的、服裝也可誇張。老東家可丑化，但阿新的化裝、服裝只能誇張、不能丑化。
3. “拉黃包車”演出時是不用道具的。坐車人與拉車人緊密配合動作，拉車人蹲下拉起車杠，坐車人側着身上車，以及拉車人聳肩拉車，坐車人跟着跳動等動作，看上去似真的一樣。這個段子用踏三輪車及坐三輪車的形式表演，由於踏三輪車的動作與拉人力車的動作不同，不能套用。但是踏車的動作性仍很強，排演的同志到街頭觀察一下，可以發現好多種踏車動作。表演這個段子，用道具為宜。三輪車身，可用靠背椅、小凳各一，前車身可用一凳及一長凳（豎着放），踏車人就扶着長凳坐在凳上作踏車狀，踏車動作要認真。表示車子跳動時，踏車人要跳動，坐車人也要配合跳動。如有條件，車頭及車身可用紙畫好後糊在凳上，畫得可誇張些，如車身特別小而矮，車頭長而高，使人一看就有滑稽之感。
4. 作者初學寫滑稽，對滑稽這一奇妙的形式還不易掌握，承滑稽演員楊華生同志提了些寶貴意見，對我幫助很多。但這個段子究竟沒有經過實踐演出，缺點一定不少，希望排演它的同志多提意見，設計適當的演出方式；如表演實在有困難，則可把它改為對口滑稽或對口相聲演出。熱烈歡迎大家把演出情況及意見寫信告訴文化出版社，以便繼續修改。

作者附記於1957,9,2夜。

# 在 1957 年的舞台上

〔話 劇〕

金明善 金明德

人物：林希果 某大学法律系三年級学生。女。

單相思 林希果同班同学。男。

罗 兵 中國青年报編輯。

右派分子甲、乙、丙：都是某大学学生。

林希果干爸：过了中年的男人。

林希果干媽：过了中年的女人。

某大学学生会主席。

## 第 一 幕

布景：某大学附近的风景区：棲霞台。

一个不小的湖泊，兩岸樹木。季節是春天。

幕开时：幕后唱 苏联兒童歌曲：祖國滿地是陽光……太陽，您好，  
綠樹林，您好，早晨，您好。……

〔單相思手拿文藝报跑上。〕

單相思：希果！希果！咦，哪兒去了？（自言自語）這真是一个大  
喜訊。

〔学生会主席上。〕

單相思：主席，你看到林希果沒有？

学生会主席：沒有。在那邊做遊戲吧？

單相思：她才不高兴做遊戲呢？

学生会主席：（奇怪地）为什么？

單相思：人家是青年作家，是老革命，怎么可以像小孩子蹦蹦跳跳？（举起文艺报）你瞧！

学生会主席：（拿过文艺报看）“谈巴尔扎克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倒像篇博士論文。

單相思：你也这么說？我告訴她，她准高兴死了。

学生会主席：行，你說我祝賀她。还别忘了請客。

單相思：你如看見她，也告訴一声我在找她。（拿过文艺报欲下）

学生会主席：慢点走，你告訴她可不能翘尾巴呵！

單相思：行了，別煞風景了。（下）

学生会主席：哎！还要拉她跟大家一起玩兒，別一个人躲起來。（見單相思已走远）冒失鬼！話沒說完就跑了。

〔林希果边看書边走上，手里挂着个草袋。〕

学生会主席：嗨，你在这兒，好自在，人家找你呢。

林希果：誰？

学生会主席：單相思。

林希果：这热心人。

学生会主席：热心人还不好，在宣傳你的大作呢。

林希果：（顯然不滿学生会主席的口吻）只有他这么大驚小怪。

学生会主席：作家同志，今天就別看書了。走，跟大伙兒玩兒去。

林希果：有什么玩的？

学生会主席：集体舞。

林希果：我跳了几年集体舞还不够？

学生会主席：你是……

林希果：我在部隊里呆了几年。

学生会主席：哎，是解放軍同志。行了，今年八一做報告的對象找到了。

林希果：我可不會做報告。

学生会主席：別客氣。你參加部隊很久了吧！

林希果：我十五歲參軍。

学生会主席：了不起，小紅鬼。

林希果：什麼了不起，生活決定意識，家里沒飯吃才參軍的啊！我是貧農出身。

学生会主席：（有了階級感情）好同志。以後多替學生會做點事吧！

林希果：我才不幹呢。

学生会主席：（誤會了她的意思）什麼不會幹，學末。

林希果：不會幹也不想幹。

学生会主席：不想幹？

林希果：是不想幹。羣眾工作我是做夠了，在部隊里什麼事沒做過？老百姓的衣服我補過，水挑過，稻子割過。宣傳工作就更甯說了。

学生会主席：為人民服務，光榮啊！

林希果：是啊！光榮。可年紀不小了，該好好的做點事業了。

学生会主席：為人民服務不是事業嗎？

林希果：得做點具體事業，主席同學，羣眾工作是大家的，寫一本書，隨便這麼說吧，才是自己的。

学生会主席：啊？

林希果：我說得太冒失了。你喜歡文藝嗎？

学生会主席：喜歡，但沒竅。

林希果：喜歡誰的作品，托爾斯太？雨果？

学生会主席：都喜歡。

林希果：喜欢现实主义的？浪漫主义的？

学生会主席：我很少讀浪漫主义作品。

林希果：（打开手中書）这就是，我給你念段吧！坐下，这兒多清靜，念詩是最好的了。

学生会主席：我建議你去給大伙兒念吧，再說个战斗故事什么的。

林希果：（拉他坐下）不要，我怕煩，怕人多。（打开書，看到一張好插圖）看，这插圖也是浪漫主义的，多輕灵的画笔！快來看！我們的插圖太糟了，看一百本書也翻不出这么好的一張插圖。說，喜欢嗎？

学生会主席：我喜欢。浪漫主义的特点是什么？

林希果：难得，太难得了，学生会主席，一个羣众領袖喜欢浪漫主义！（撕下插圖）給你。

学生会主席：（看見圖上的印章）这是圖書館借的啊？

林希果：是圖書館借的。

学生会主席：那怎么可以撕下來呢？

林希果：喲！什么大驚小怪的，一張插圖啊！为什么这么謹小慎微？

学生会主席：这不是謹小慎微。……

林希果：好了，別辯論了。我知道，爱护公共財物，这点事算什么，人少不了有点錯。

学生会主席：用一張玻璃紙，再粘上去。

林希果：你真固执，拿一張插圖有什么关系呢？我們的生命、青春都要獻給祖國、獻給集体。

学生会主席：所以你要爱护集体，不能损坏它。

林希果：我要强迫你拿了。你怎么这样不尊重我。

学生会主席：（愈加不愜）你在开玩笑吧！

林希果：（在他的目光下退却）这么嚴重，真是！你平常不喜欢开玩笑吧？

学生会主席：你这小鬼！好，念一段吧！

林希果：我不念了，我有点事和你談。

学生会主席：什么事？

林希果：有人要我在教师和同学中發展“民先”社，有人民先鋒的意思，民主党的外圍組織，你可以为我介紹一些人嗎？

学生会主席：我不能。你为什么要我介紹呢？

林希果：学生会主席未，有号召力。

学生会主席：号召力？要一批人？

林希果：是呀！一批，一大批。你不知道現在方針變了嗎？民主党派要大發展，要發展几百万；听说还要搞兩院制，民主党派要輪流执政，不大發展怎么行？（打开草袋，摸出一叠登記表）來吧！帮助友党發展啊！

学生会主席：（拒絕）你收着。你剛才這些話是哪里听來的？

林希果：我干爸干媽說的啊！（有点后悔，想把話拉開去）不是毛主席國務會議講話有这精神？民主党派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学生会主席：毛主席沒說過你上面那些話。

林希果：你真不帮忙嗎？

学生会主席：我不能。我以为总得了解对方才好發展呢。不能像旧式媒人做媒那样，对不？

林希果：（有意岔开）說得好。我來当个新式媒人，給你保个媒吧！

学生会主席：謝謝了，我有一个爱人。

林希果：（頗失望）那有什么关系，有了爱人不妨再交一个女朋

友啊？

学生会主席：这算什么？

林希果：拍拉圖式的恋爱朋友。

学生会主席：对不起，我不学拍拉圖。

林希果：共產主义者应该接受一切文化遺產，唯心哲学也要学啊？

学生会主席：他的恋爱观可不敢領教。拍拉圖的偉大不在这一点吧！

林希果：我算了解你了，你是一个十分自信的人。

学生会主席：你太夸獎我了。

林希果：如果我向你求爱你也拒絕嗎？

学生会主席：你今天真太喜欢开玩笑。走，到那边去。跟大伙兒在一起就不会胡思乱想。

林希果：你先走吧！讓我在这里呆一下。

学生会主席：那我先走了，等着你。（下）

林希果：真是教条主义，白痴！

單相思追上。

單相思：找得我好苦，你一个人在这兒？

林希果：是。有什么事？

單相思：你的大作發表了，發表了！大喜訊！

林希果：我知道了。

單相思：看你，“我知道了”，这么冷淡，好像知道要开什么会似的，厭倦、煩悶，“我知道了”。親愛的小姐，是一篇學術論文，是登在全國文联的机关报文藝报上，是可以得博士学位的論文哪！“我知道了”，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这件事有多大份量，你不知道它对于你整个生活的全部意义……

林希果：(真喜欢听这些话)啊！

單相思：怎么？你不愿意听吗？我不说了。

林希果：你说吧！我在听呢，你总是常常有不少精辟的见解的。

單相思：我算什么？是你脚下的一棵草；不，比草还小，是草上的一滴水；不，比水还小，是氢分子，氧分子。

林希果：你别太谦虚了，我总是喜欢和你在一起的。(灌迷魂汤)听你谈话，谈谈学问、天气、自然界，谈谈别人与我们自己，你的话总是给我带来希望、梦想，带来期待的力量。

單相思：不，不是，not at all，小姐。不是我给你带来希望，带来什么力量；是你自己，你抚顺煤矿般蕴藏着的天才，你玉门油矿般源源不断的灵感，你鞍钢般熊熊燃烧的诗人的情热。是你丰饶的灵魂为你带来一切。

林希果：好了。谢谢你的信任与鼓励，你对我的好意是我一辈子所忘不了的。现在，你看是不是这样，为我买一百份文艺报。

單相思：一百份？

林希果：不错，一百份不算多。我们全班有五十人，每人买一份就五十份了；何况大家总有一些朋友要送。难道一个人连一个朋友都没有？

單相思：有，有，你想得一点不错，我就去买。

林希果：这个钱可以向他们收，这不要紧，文艺报谁不要看？

單相思：那当然。

林希果：最好把其余五十份一件一件的往信封里装好，邮票也贴好；您知道有的同学就怕麻烦，你要他自己装，自己寄，他就不干了。



單相思：一點不錯，真是文學家的觀察力，你分析人的性格真是刻骨入髓。

林希果：當然，信封、郵票的錢是要向他們要回來的。

單相思：這也對。你看看還要採取什麼措施？

林希果：你看是不是可以替我向“文藝學習”打個電話，把我的情況告訴他們，希望能夠為我預備一間單人寫作房間。

單相思：那當然可以，擠在我們鴿籠般的宿舍里，最好的靈感也跑光了。房間應該靠近花園，最好有湖，就像這棲霞台似的。我知道你喜欢棲霞台，你有了房間以後我一定為你好好布置，把你的住宅外景布置得像棲霞台一樣。

林希果：這太好了。

單相思：這是應該的。人總有回憶的熱情，人在回憶時是最容易產生靈感的。我保你一看到棲霞台就有詩。

林希果：你想得真周到。你看是不是還可以關照他們，以後有什麼演出，都給我送戲票來。

單相思：對，應該。不過是否可以請他們送兩張，我可以陪陪你，看戲晚了女孩子一個人走路也不方便。

林希果：對。就這麼辦吧！

單相思：希果，你以後當了作家不會忘了我吧！

林希果：看你說的，在學校里就你一個知己。

單相思：不！不可思議。我剛才說過，你還不知道這件事對於你整個生活的全部意義。你不知道。這是你生活的轉折點啊！一個偉大深刻的變革的开始啊！現在你是學生，住在鴿籠似的房間里，吃的是大鍋飯，穿的是藍布制服，走路不過坐公共汽車。將來，不，明天，你是

作家，住頤和園，就這麼說吧，也許住西湖。吃的、穿的、走路、坐車，一切都會有天翻地覆的變革，你看看吧，馬上新聞記者、出版社都要來了，組織你去體驗生活，鞍鋼、玉門、三門峽、長江大橋……你不覺得你腳底下的路在伸長嗎？伸長到國境之外，哦！簡直不是路，是鋪的錦綉；兩旁歡迎的人羣就像密密的灌樹林似的，筆直兩排。你那里會再想起我。

林希果：傻孩子，你在說什麼呀！你當我不知道嗎？我剛聽到這消息，高興得也有點像瘋了。我仿佛又變成一個孩子，回到童年生活，父親，還是用小包車接我兜來兜去。你當我真的不知道這件事對我的意義？我知道，我就像你一樣，像鄉下佬做夢坐飛機似的那樣神志不清。

單相思：怎麼？這不對嗎？

林希果：你再冷靜點想想。我看得很清楚，我的黃金時代永遠過去了。

單相思：怎麼你不是貧農出身嗎？

林希果：哦！貧農，一個神仙失掉了天堂不也是貧農？

單相思：我明白了。我也是的，我的經歷大約比你更艱苦，土地改革中他們斗了我的父親，還把我捉進去坐了半年牢……你的家庭也是地主嗎？

林希果：不，是做官的。（沉默）現在你總可以放心了，我并不作太多的奢望我任窺測方向。能拿到多少便宜是便宜。

單相思：我更尊敬你了，你實在看得比我要深遠得多。你是我們的精神領袖，我甘願永遠做你的士卒。我們回校去吧！不是還得辦許多事？

林希果：不！你替我辦一下吧。我得在這兒好好地思索一番。

这地方真好，好像有熟谳的声音在呼唤我。

單相思：那我先走了。(下)

林希果：(送到台边)这倒是个發展对象，也可以做一段时期的朋友；还有些稜角，稍微有点灵竅，脸蛋也还可以……別想这个了，爱情必須附丽于生活，以后怎么开始生活啊！重要的是第一步，人們說好的开始就是成功了一半，我怎样跨出这第一步啊？(举足作跨步状)

[罗兵上。]

罗兵：怎么，練長跑嗎？不愧为三好学生。

林希果：你是誰？

罗兵：我是中國青年报編輯，这是介紹信。

林希果：呵！我是林希果，不要什么介紹信，您收着吧。

罗兵：我找了你們学校的党委書記，我的老上級，对你的情况了解得非常全面了。可找你真找得苦，真不失詩人本色，倘佯于山水之間。

林希果：哪里算得上什么詩人。

罗兵：別客气了，我全了解了。是个全才，政治家、文藝理論家、詩人，三位一体对不？

林希果：您太夸獎了，这兒沒地方坐。

罗兵：坐下吧！我知道你不会嫌地上髒的。

林希果：我怕您的褲子……

罗兵：这是我一輩子第一次穿漂亮褲子。没办法，我們組里几个同志都这么劝我，說是礼貌，“你是代表我們报社去的”。什么报社！我代表我自己。

林希果：謝謝您好意。

罗兵：你不要拘束，我也寫过一些歪詩、小說、戲劇，样样都搗过，自然，都不好。你就当我一个蹩腳的同行吧！

林希果：您太客气了，請多指教。

罗 兵：希果同志，你換一種語言吧！你不應該這麼客气，我來開門見山的談一下：我是以兩重身份來見你，一重是公的，青年報是青年自己的報，有培養青年作家的義務，因此希望你告訴我，你喜歡到哪裡去體驗生活，我們可以向團中央建議；這沒什麼可多談的，就這麼件事，辦個手續，所謂事務往來。另外一重身份是私的，作為一個朋友來看你。

林希果：好極了，我太需要朋友了。您別罵我用另外一種語言，我不是客气，我怎么配做您的朋友。

罗 兵：行了，夠了，你答應我別這樣說下去吧！我來自我介紹一下：罗兵，共產黨員，1941年入黨，單身漢。

林希果：人們說事業家常是單身漢。

罗 兵：不對，顛倒一下或者勉強可以，單身漢常是事業家。

林希果：罗兵同志，多幫助我吧！也許是我今天太激動了，您能夠在今天這個日子來看我真太巧了。我是一個寂寞的人，今天我在空谷中聽到足音。

罗 兵：這是你自己的足音，你剛才不是在踏腳嗎？哈哈，剛才在干嗎？練習長跑？

林希果：這麼想吧了。聽說托爾斯太常在室內室外練習體操與各種運動。

罗 兵：是啊！托爾斯太是個出色的運動家，滑冰技巧可以參加國際滑冰比賽。應該這樣，沒有健康的身體就沒有健全的事業。

〔單相思上。〕

單相思：你還在這裡？

林希果：我來介紹一下。

單相思：我自我介紹：單相思，林希果的一個知己。

林希果：（不悅）中國青年報老編輯、老黨員、羅兵同志，我的最好的朋友。

羅兵：對，最好最親密的朋友。

單相思：啊？

林希果：（轉了話題，顯然不滿單相思的這種態度）你的事都辦成了？

單相思：沒，沒有。“文藝學習”說沒有房子，戲票可以照顧。一百份文藝報班上只銷掉十份。

羅兵：你要房子？家屬住，還是你本人？你沒有家屬吧？

林希果：我沒家屬，我只有二十一歲。

單相思：十九歲。

林希果：對，虛年令二十一歲。我想學校里宿舍太鬧了，不好寫東西。

羅兵：自然，為青年作家撥一座房子決不能說是過份的，我等會去和黨委書記說一聲，沒問題，你是革命同志末。還有什麼？

林希果：沒什麼了。（制止單相思說話）

單相思：就是一百份文藝報，上面有林希果的大作，要班上推銷，沒有完成任務。

羅兵：（是個明白人）這容易，我回頭對團委書記說一聲，作為團機關報向團員推薦的讀物。

林希果：這合適嗎？

羅兵：合適。幫助青年作家是青年團的光榮任務。我們要感謝你為全團作出了榜樣，一個光榮的學習榜樣。

林希果：可是，這兒的團委還罵過我呢？

羅兵：罵你？

單相思：是啊！罵得可凶呢？說她是靈魂長滿毒瘡的人，就這樣對待一個成份好、歷史光榮、有才能、有前途的天才青年作家。

羅兵：豈有此理！可怕，真是可怕。他們應該聽過毛主席在國務會議上的報告，為什麼還沒覺悟。

林希果：  
單相思：毛主席報告？

羅兵：是啊！歷史性的報告，（對林希果）我可以告訴你。

林希果：好極了。我們到那邊去，那邊沒人。（與羅兵下）

單相思：怎么回事啊？一位最好的最親密的朋友；我算什麼啊？（對湖）棲霞台，有一天我會跳進你的懷抱。

——幕下——

## 第二幕

布景：某大學禮堂旁邊的小會議室。

“民先”學社占用這個房間，作為右派司令部。

牆上有形形色色的反動壁報，標名為“民主廣場”，“民主接力賽”等。稿件沒有湊齊，看過去是東一塊西一塊的。

右壁是毛主席像，左壁是一張很大的全國地圖，上面有紅箭頭表示右派放過火的地方。

開幕時：右派分子甲、乙伏在桌上抄稿，不時走動，把弄好的稿子貼到牆報上去。右派分子丙爬在桌上畫反動壁報“自由時代”的漫畫。單相思在指揮。

單相思：加把油，這些壁報一出去，就像是打一場淮海戰役。

學生甲：（從編稿中抬起頭來）什麼！百萬大軍下江南！

單相思：對！已經下江南了。等會演講會一開，就算是收復南京！

學生乙：南京過去是鎮江，你的父親就可以收復失地了。

單相思：（觸動心境）唉！太晚了，如果在1952年這樣大鳴大放就好了，說不定那時還可以爭個對土地的贖買政策。

學生乙：來得及，世上沒有太晚的事。現在資本家要公方代表撤出工廠，你父親為什麼不可以要合作社農民交回土地？

單相思：這太渺茫了，我還看不到這個遠景。

學生甲：已經算不錯了，大鳴大放還不過半個多月；進展得這麼快。就拿學校說吧，打從我們“民先”學社在林希果領導下成立以來，我們就出了一百多張大字報，十多期牆報，提出過教授治校、解散班級黨團組織等十來項政治口號。照這樣的進展速度，什麼都可以得到，什麼都不渺茫。

學生乙：對，現在看起來，組織就是力量，這句話真不錯。“民先”成立以來民主黨夠幫忙了，沒有組織哪有這些成績。

單相思：你們不提我倒又忘了。前些天到那個教條堡壘去找我們的同志，他說他們考慮到一個新的政治措施。

學生甲：政治措施？

單相思：是啊！他說以後民主黨派的地位是平等的，我們就不一定都喊毛主席萬歲了，譬如也可以喊章主席萬歲，羅主席萬歲。

學生甲：哎！這倒是個創造性的建議。

單相思：我倒也有些啓發，我覺得我們“民先”學社既是民主黨的後備軍，我們這房間里就不一定掛毛主席的像。

學生丙：（從桌上跳起來）對，好主意。我來畫。（拿過一張白報紙，畫民主黨章主席的漫畫像）

單相思：那我們就動手把毛主席像拿下來。

学生甲：好！（拿过凳子，够不着）要桌子才行。（对丙）你下来。

学生丙：不要妨碍我，马上就画好了。

單相思：不拿也行，就贴上去吧！

（敲门声，幕后：“有信”。几封信从门上面的小窗上丢进来。）

学生甲：（起来收信）成都来的。

單相思：准是烧着了。（拿起红笔，蘸了下墨水）是烧着了？（拿凳子站在地图前面）

学生乙：（也是头脑发热）行了，唱凯歌的时候不远了。（对丙）还没画好！

学生丙：来！好了！把桌子抬过去吧！（跳下）

單相思：（对甲）快呀！我画上去了。

学生甲：不！是退件。

單相思

学生乙：退件！（丙手上的画像落下来）

学生丙

学生甲：还附来一封驳斥信。（念）“你们这些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孝子，你们住祖国的房子，挖祖国的墙脚；吃人民的饭，砸人民的锅；你们到处放火，要让资本家地主再回到我们的身上剥削……”

單相思：（从凳上跳下来）别念了，老一套。成都怎么也这样，是谁联系的？

学生甲：别问谁联系，反正谁联系也没用。现在许多大学组织有检查岗，这类稿件很容易给查出来。

單相思：我们的人都给发现了？

学生甲：谁知道！

学生乙：都是不懂策略，不会发动群众，单刀匹马的干，还不暴露？他们那边“民主”力量本来就薄弱。（对丙）我



看，我們也謹慎些，像就暫時甬換吧！

學生丙：我倒籌，瞧，画得还像吧！（把地上漫画拿起來給大家看）

單相思：什么社会！一点自由也沒有，动不动就監視、檢查！还不如美國，也不如匈牙利。以后可以嘗試用密寫墨水，寫在期刊里面。

學生甲：試着办吧。

單相思：（对丙）繼續干你的插图吧！

學生丙：插图也好了。可以貼出去了。

單相思：（过來看壁报）好！內容形式都好。“論护城河和桥头堡”，数这篇最有战斗性。那些白痴、小教条主义，还不是护城河，桥头堡？你們說，这形象鮮明吧！

學生<sup>甲</sup><sub>乙</sub>：生动！譬喻貼切。

單相思：哈哈！护城河，桥头堡，我想像得出，那些小兔崽子看了，那臉上啊！紅一陣，青一陣。哈哈，自动換色！

學生甲：那一定，这一下我們的小斯大林、学生会主席啊！他就要四面楚歌了。

學生乙：可不是，我們就等着看这出“烏江自刎”吧！

學生丙：那就快貼，文章是大家寫的，多看有什么看头，我去貼！

學生甲：要不要等开会时去貼？那时沒有多少人注意。

學生丙：怕什么！我去。

單相思：等一下也好。現在倒逼得我們鍛煉鍛煉忍耐心了。

學生甲：是啊！形勢不敢說还是走上坡路。

單相思：不要緊，看这一战。林希果有把握，而且从玉門回來不久，都是親眼所見，句句話都是一枚氫彈，所謂事實勝于雄辯。

學生丙：你對她總是相信的。（去畫新的漫畫）

學生甲：的確，不能過份樂觀。

單相思：為什麼？

學生甲：第一，玉門油礦本身是新建設，舉那邊的例子給人第一個印象就是轟轟烈烈的工業化建設。容易先入為主。你知道過去是“春風不度玉門關”啊！這是每個讀過中學的人都知道的。

單相思：但問題是工人鬧匈牙利事件！

學生甲：（輕聲）我總覺得她談罷工談不具體，好像是一個工段，又好像只是少數幾個人。

學生乙：而且美國也有罷工，這並不稀奇；要舉出不如美國的例子。

單相思：（有點技窮）你再分析下去吧！

學生甲：第二，你不著急吧，林希果最近和中國青年報那個老革命形影不離，說不定受這個老革命感化呢。

單相思：你們總是喜歡這些桃色事件，我對你們解釋過多少次了，第一，他們根本不是什麼老朋友。（見有人笑）笑什麼！第二，林希果幾次向我表白過，她已經對我產生愛情。（又有人笑）你們嚴肅一點，我是從鬥爭角度來談私生活，你們不要把這件事當作私生活來看。第三，（輕聲）這個老革命有許多觀點和我們是一致的，他供給過我們不少“炮彈”呢。聽說是犯過錯誤的人，否則也會撈個大學黨委書記當當。

學生乙：單相思！我聽說他們要訂婚了。

單相思：（有點心慌）訂婚？聽誰說的？你說，你說不出。林希果最反對封建制度，訂婚是封建契約怎麼會訂婚？

學生乙：資本主義社會也有訂婚啊！

單相思：(頗為緊張)好了，我們不要在這方面辯論了，馬上要舉行全校大辯論，還在這些桃色新聞中打圈子干什么。

學生甲：對，準備正事要緊，為什麼林希果還不來啊？不會有什麼變化吧！

單相思：我催她去。你們加把油，爭取開會前把“民主接力棒”“廣場”都趕出來。(下)

學生丙：單相思工作是沒話講，就是在戀愛上摔了跟斗，我都替他難過。

學生乙：可不是，林希果親口告訴我，她要訂婚了，我幾次把這消息暗示給單相思，他就是不相信。你說有什麼辦法？

學生甲：我們談正事吧！我就怕她幾個論點站不大住。

學生乙：那些論點不行？

學生甲：譬如說中國生產水平低，所以不算真正社會主義。這意見過去就有人反駁過，照這樣邏輯美國生產水平高，是否就可以算真正社會主義了？

學生丙：少來點書呆氣，談理論問題干嗎？我們抓住幾個大問題。肅反、三反、思想改造等等，這才有搞頭。

學生乙：檢舉那個小斯大林，這個踏着我們脖子升官的小官僚。

〔學生會主席上。〕

學生會主席：哪裏有小官僚？拎他出來。(見學生甲、乙、丙不回答)勇士們！你們堅持要演講？

學生甲：當然，布告早貼了，等會同學就要來了。

學生會主席：你們不預備再考慮一下嗎？我們主張和風細雨。

學生乙：和風細雨？毛毛雨！

学生<sup>甲</sup><sub>丙</sub>：嘻嘻！可不是毛毛雨？

学生会主席：好！那我們应战。上帝保佑你們。我們允許也贊成辯論。你們过去沒作过战吧！戰場上是不許臨陣脱逃的啊！

学生甲：（有点尷尬）誰臨陣脱逃？

学生会主席：我这么說說。今天外面那些章伯鈞、罗隆基的嘍罗們可夠勇敢，可是过去反美反蔣他們却是臨陣脱逃的呢。

学生<sup>甲</sup><sub>乙</sub>  
<sub>丙</sub>：（不知所答）什么話？

学生会主席：你們还得看到你們所做的事情的意义，不要事后再抵賴。你們要知道，如果你們把人民看成敌人，你們也会成为人民的敌人。你們再考慮一下吧！

学生甲：我們没有什么好考慮的。

学生会主席：慢点回答。

学生甲：我可以馬上回答。离开共產党并不就是离开人民。

学生会主席：不对！共產党的敌人从来就是人民的敌人，除了人民的利益我們沒有任何其他利益。

学生乙：（对甲）别和他辯，他是死硬分子，你來有何公干！親愛的学生会主席？

学生会主席：有公干。請你們把这間房子讓出來，学生会要收回作办公室，我們許多材料沒地方擺。

学生甲：不行。

学生乙：这是迫害。

学生丙：是陰謀。你們那些材料可以燒掉，那些牛皮口袋是迫害人的匕首、暗箭、是歪曲人的哈哈鏡。

学生会主席：不！对于階級敌人是照妖鏡。

学生甲：我們不讓，你到法院告我們去。

学生乙丙：对！不讓。

〔罗兵。〕

罗兵：你們在辯論嗎？

学生甲：不！我們在抗議迫害。罗兵同志，学生会居然要把這間房子收回去，这不是迫害是什么？

学生会主席：全校多少社团，他們沒有办公室都可以工作，为什么你們就不可以呢？教室里不就可以嗎？

罗兵：房子是人人要的，我知道学生会也一定需要房子。可是現在这时候收回，羣众影响不好。主席同学，我以一个黨員的身份向你建議。

学生会主席：罗兵同志，你別插手吧！你不熟悉我們的事情。順便我还告訴你一声，你前天發的关于我校民主牆的報導是歪曲事实真相的。

罗兵：你是什么时候入党的。

学生会主席：你問这个干什么？

罗兵：你对一个党内老同志为什么用这种口吻說話？我和你們党委書記一同坐过一只桌子工作的呢。真是笑話，要不是有人排挤我，当教育局長是太容易了。居然受起你这小孩子的教訓了。

学生会主席：很抱歉。罗兵同志，你那篇報導給我們很坏的印象。有句成語說得好，“同床異夢”，同桌办公也不一定是一条心啊！

罗兵：你这人居然还用这种口吻說話。真豈有此理，你懂得組織观点嗎？我們是代表团中央的。

学生甲：这种口吻还算好的呢？

罗兵：我知道，我們团中央学生部多的是这种材料。一句话，思想僵化，态度生硬，作风粗暴。

学生甲：可不是，我写了篇小说，他批判过我有严重个人主义。写小说不是教育人民吗？

学生丙：我爱画画，他说我爱出风头。画画不是劳动？

学生会主席：罗兵同志，你成了他们的清官了呢。你看，我们把这些教育人民的劳动模范说成个人主义，真荒唐。这事让我以后再检查吧，但房间要让出来。

罗兵：好，我为你们到党委会说去。

学生会主席：罗兵同志，你这是什么立场？

罗兵：（对学生会主席）什么立场？资产阶级立场！还可以告诉你，我还是地主家庭出身呢！你可以给我做鉴定了。是不？荒唐到问起我的立场，嗨，别多说了。我们一同走吧！一个著名青年文艺团体，特别是这是著名青年作家林希果领导的，你们这样不尊重。

学生会主席：奉陪。顺便谈谈你那篇报导吧！（与罗兵下）

学生甲：罗兵同志够朋友！

〔林希果、单相思上。〕

林希果：对不起，要你们久等了。

学生甲：嗨，刚才你们没在这儿，这才是场好戏呢！

林希果：谁的戏？

学生甲：罗兵同志！

林希果：罗兵来了？他找我来的吧！

单相思：你这样关心他？马上要你演讲了，我的女王。

林希果：（勉强忍住）到底什么戏啊！

学生乙：那个小教条要我们腾房子，我们骂他迫害，正巧罗兵同志来了，给小教条一顿好骂，现在到党委会打官司

去了。

林希果：不成問題，羅兵和黨委書記是老同事。

單相思：少說幾句吧！這一場演講是勝敗關鍵所在，得好好商量一下。

林希果：為什麼這麼悲觀？‘勝敗關鍵’，一定勝利。告訴你們剛才我干媽打電話告訴我，有的工廠鬧事了，只要我們一上街，就會發生小匈牙利事件，不，小五四事件。你看，大局不是非常樂觀？（對甲）可以請羅兵發一個我們將要上街的消息。

單相思：你總是口口聲聲的“羅兵同志”。

學生甲：（有意解圍）工廠鬧事了，好呀！基層一鬧，共產黨不得不讓步，黨委就非撤退不可，那時就是我們的天下。

林希果：應該說學校就是我們的。

學生甲：對！你說得確切，不愧為我們的女王。

林希果：這演講會你們準備得怎樣了？

單相思：環境布置不成問題，大批牆報可以出籠；就看你準備得怎樣？

林希果：記者請了沒有？

單相思：你就記得報館記者，羅兵同志是不？

（學生甲、乙、丙、丁都笑。）

學生甲：（又來解圍）報館又不是中國青年報一家，你別多心。

林希果：打電話給鄧拓，請他親自來听听我的演說，胡耀邦那邊也可以打個電話去，團中央書記處可以派一個人來。我要談的都是根本性的問題，是新歷史階段的起點。領導上不可以來听听嗎？

學生甲：應該！不听就是官僚主義。

林希果：我估計他們听了以後，一定會邀請我參加他們的報

紙的編委會。

單相思：你又想到中國青年報去了？

林希果：我不要去，我們自己辦張同仁報，或者弄份同仁刊物。

學生甲：做得對！（對單相思）你總是疑神疑鬼！林姐多識大體。

學生乙：辦同仁報太好了！要有自己的陣地，過去許多著名作家都是自己辦出版社的。

林希果：這刊物的名稱可以叫“起點”。主編請單相思同學擔任。

單相思：（受寵若驚）你以為我能擔得起這重任？

學生甲：我呢？

林希果：你當副總編。

學生乙：我呢？

林希果：你負責聯絡部。

學生丙：我呢？

林希果：你負責美術室。

單相思：你自己呢？

林希果：我不一定留在这里。也許文藝報文藝學習要我去。我最多在这里掛個名，擔任什麼名譽主編之類。

單相思：只要不到中國青年報就可以。同學們，讓我們來慶賀吧！一份社會主義民主典范的刊物誕生了。希果，現在我更了解你了，請原諒我剛才的昏話，這都是他們影響我才說出這種話來的。

林希果：你應該把精力放在事業上，办好這刊物。

單相思：那就靠你多幫助啊！你干脆別到文藝報去。和你在一起工作是最幸福的。希果，答應我吧！

林希果：（不滿他說話的語調）少說這些兒女情長的話吧！我和



罗兵同志快要訂婚了。

單相思：啊！你，你負心，你騙人，我，我啊……（哭）

學生甲：單相思同學，別哭，不值得，羞呀！正在大戰鬥的前夜為這件事哭。（對林希果）林姐也太不慎重了，在這時候說這種話。

單相思：好啊！林希果！我認得你，你過去是和我怎麼說的？

林希果：怎麼說的？我和你有什麼關係呀！我們是同學，普普通通的同學。

單相思：好！我走，我死了也要給你好看。（跑下）

學生<sup>甲</sup><sub>乙</sub>：單相思，單相思……  
丙

林希果：讓他走吧！他並不能成什麼大事。我們來討論大會開法。

學生甲：對，談正事要緊。剛才我安排了一下，就由“民先”學社社員當主席團。

學生乙：好，他媽的總算我們也坐主席團了。

林希果：我的名字也可以擺進去。

學生甲：對。主席團就這樣。你看，現在你是否先把報告大意說一遍？

林希果：行，我是從理論到實際、從政治到文藝，作全面性的發言，稿子是這樣開頭的。（她手插在腰里，咳一聲嗽）親愛的同學們！站在你們面前的不是一個政治家，也不是理論家，而是一個貧農的女兒，一個做過人民子弟兵的人，一個愛護黨、願意用生命來幫助黨整風的普通學生。我的年紀很輕，從來沒上過台說話，我的心一直在砰砰地跳，簡直要跳出胸膛來了。我怎麼說好呢？我願意說一百遍：我愛護黨像愛護自己眼珠。

样，我不会忘记党给我的培养，我小时在工厂里做工，十三岁参加革命，在军队里呆了多年，这都是党对我的培养……

学生甲：好，这文章好，欲抑先扬，这是传统笔法。

学生乙：对！时间开始了。开场白表过后，你就转入正文吧！一二三，进攻！（暗转）

（还是刚才那个房间。灯光亮时，林、甲、乙、丙等狼狽逃入。）

林希果：秩序太坏了，这是什么大学生，一点民主风度也没有。

学生甲：可耻，竟把和你同车的记者都不声不响地请来了，我们根本没有通知他。

学生乙：这也是我们失策。事先应该想到这一点，到玉门去原不止林希果同学一个人，特别是同车去的记者也在，这样一对质，不就全完了。

林希果：算了，这一战打败了，下次再来。就是下面会怎么开下去？你听，外面还在吵呢。

学生甲：你看，这么一大堆条子，都是反驳你的，念念也要一个钟头。

学生乙：不能念，决不能念。我们就说秩序不好，主席团认为今天不继续开了。

学生丙：那不行，我不服输，也不做逃兵。

学生甲：（劝丙）只能这样做了，会开不下去。

学生乙：（劝丙）胜败乃兵家常事，你看得远点。

学生丙：林姐怎么看？

林希果：退却一下也好。

学生丙：啊？你也灰心了！我走。（冲下）

学生甲：我們被乐观估計所蒙蔽了。

学生乙：怎么样，我到外面宣布休会吧！你听外面声音愈來愈高了。

〔大礼堂反右派的喊声从幕后傳來：“不許他們逃走！”

“辯論下去！”“無耻的造謠、誹謗……”〕

林希果：我倒想了个办法。

学生<sup>甲</sup><sub>乙</sub>：什么办法？

林希果：我們寫一張字条，就寫“卑鄙的娼妇，沒廉耻的小雜种，你有什么面皮开口！你滿嘴里放屁拉騷！再胡說，小心坐牢！”

学生甲：什么意思？

林希果：等会你上台把这条子念一下，宣布今天会上有人身攻击，有陰謀。

学生乙：对，妙計，妙計。林姐还要裝哭，这样准能得到同情。

学生甲：好，那我們就出去，只是林姐委屈了点。

〔学生丙跑上。〕

学生丙：（气喘）單相思跳樓霞台了。

学生甲：唉！懦夫！

学生乙：准是为林姐的事，真是兒女情長，英雄气短。

林希果：他死了嗎？

学生丙：还好，被救起來了。

林希果：还好！死了倒好，死了我們就說是以死來抗議三害，以死來抗議共產党！这孬头，一定是假跳水。

学生<sup>甲</sup><sub>乙</sub>  
丙：（面面相視，有点寒心）这……

林希果：开会去啊！这孬头！

### 第三幕

布景：樓霞台。樹木更葱茏。現在是夏天。

黃昏。由於反右派鬥爭的展開，同學們很少空暇到這兒散步。

這使得熱烈的夏天黃昏的景象帶着一種寂寞的感覺。

蟬聲、風聲，傾訴着大地的美麗與丰饒。

幕開時：學生會主席與單相思自台右緩步上。

學生會主席：好的，向人民投降總是值得歡迎的。

單相思：我的確有罪，我願意徹底交代，我完全受林希果的毒害。

學生會主席：不能這麼說吧！

單相思：事實是這樣，你知道林希果這人有多陰險，完全兩面三刀、出爾反爾、反復無常。就拿我們倆戀愛的事來說吧……

學生會主席：別談這個吧！要不僅看到她的生活態度，重要的是政治態度。

單相思：不過我和她的關係很少是屬於政治的，我有点崇拜天才，又給她的美麗吸引住了。

學生會主席：是這樣嗎？

單相思：不要懷疑我，我的心都碎了，你知道我為這件事跳下過這個湖。

學生會主席：（警覺地）你跳水完全是失戀的緣故嗎？

單相思：完全，百分之一百。我敢起誓，沒有絲毫的政治。

學生會主席：沒有政治原因就好了。

單相思：什麼政治呢？我不能昧着良心。從解放前那樣民不聊生、賄賂公行的黑暗政治中逃出來的人，會對今天的

人民政权不滿嗎？不說別的偉大的工業化建設，就拿這樓臺來說吧，解放前是墳場，荒草堆，現在呢？一個游泳池。這是多大的變化啊！

學生會主席：一個月以前多談談這些就更好。當然，現在談這些比辦“民主接力棒”還是好得多。

單相思：這完全是被利用，我還可以坦白，林希果還煽動我們辦同仁刊物，我要揭發她！

學生會主席：我們希望你能夠這樣，老老實實地揭露，這也是我找你談的目的。讓我們找找林希果看吧，如果你碰見，你就告訴她，要她參加明天的大辯論。（與單相思邊談邊自左下）

〔林希果自台右跑出來，見沒人，作招呼手勢。兩個過了中年的人上。一男一女。〕

林希果：干爸，這風頭什麼時候轉向？

男：不知道，這不是季候風。

林希果：聽說要開人代會了，人代會上大約又會把統戰政策拿出來，不會像現在這樣搞吧？

男：誰知道。我現在什麼也不知道。

林希果：干爸真的絕望了？

男：絕望還談不上，希望在於第三次大戰。聽說杜勒斯態度也轉強硬，要示威一下，不那麼堅決阻止蔣介石反攻了。

女：算了！別想那麼遠，不是幻想的時候，我們的幻想太多了。

男：這次的确失算。活了快一輩子了，這是第一個真正的大錯誤。

女：簡直叫人相信有神靈、有命運。千智萬謀、千謹萬慎、

估計、筹划、忍耐、再忍耐，結果啊？上鈎！还是上的姜太公的这个鈎！

男：真是，後悔晚了。只是咽不下这口气，虽敗心有未甘。我想暫時出家当和尚去。

林希果：干爸，我也去，帶我去吧！

男：你？你的那位黨員朋友呢？

林希果：昨天寫了絕交書來了。

男：（大吃一驚）真的？

林希果：值不得干爸担心，我根本不希罕他。

男：（搖搖頭）不是。

女：这事就别去煩心了。恋爱还有一直順風的？

男：不是，他既会絕交，就会坦白，他們什么都做得出。早該不和这些人打交道。

林希果：干爸老早不是还称赞过，說这种朋友值得交嗎？

男：也是估計錯誤。原來以为可以算自家人，他也是地主家庭出身，好說話些；交这些人，还可以消息灵通些。但沒有充分估計他是共產黨員，在緊要关头总是会出賣我們的。無耻！

林希果：那怎么办？我們上街的計劃他都知道。

男：你沒告訴他我們的事吧！

林希果：只提过这个关系，活动沒談。

女：希果，你可不能談干爸的事。你是青年，共產党無論如何不敢迫害青年，青年人誰沒錯，哪个青年不幼稚，說錯几句話算什么。可干爸的事情不能提。

林希果：我知道。

男：一句話不說也不可能。如果真的逼急了，就說干爸拿过几份机密文件給你看，别的沒什么。你注意，發展

組織的事可別說。这事你和別人談起過嗎？

林希果：沒，沒有。不過，曾經要學生會主席幫助過我發展。

男：這還好，你就說是你自願組織的。

女：可以這麼說，學生組織社團是最普通的。

林希果：我看都沒什麼。我們不低頭，他們又不會殺我們，關我們，也奈何不得，資本主義國家議會的發言，可以不負法律責任；這官司打到國際法庭也行。

女：真是孩子，法律在他們手里，又不是從前，哪兒打官司去。

林希果：那就推在我身上好了，我不怕死。砍干爺的頭我先伸出頭去。

男：說的好，我的事推在你身上？我在浙江開人頭展覽會時你還沒有出世呢。

女：可不是。共產黨就狠在這裡，反正小辮子全拿在他們手里，他們不傻。

林希果：干爺，他們真的已經搞到你的歷史？

男：別談我的了。反正也活不了多少年，我們這一圈的也不止我一個人，天塌了不止壓我一個人，你怎麼樣？

女：她不要緊。文藝界還有些朋友。

林希果：看樣子他們也不走時了。

女：“文藝學習”什么的，還能為你說幾句話嗎？

林希果：話是說的，是在批判我的作品與理論。不過，如果單談理論，我不怕，我還要和他們拚到底。

〔聽見有腳步聲。〕

男：啊！這時還有什麼人？快躲起來。

女：不得了！給人看見不得了！

林希果：我怎麼辦哪！

男： 你別躲，你不是常在這兒散步？

林希果： 我怕。干爸，干媽，不要把我摔下。

女： 你不要緊，你要為干爸干媽着想。

林希果： 好！我有勇氣，我不怕了。

男： 這才對。人來，就設法支開去。我們快走。（與女避入小徑樹叢中）

〔單相思上。〕

林希果： 原來是你！

單相思： 是我又怎麼樣？小姐，單相思這一會不會惹你厭了。

林希果： 你為什麼要說這話？

單相思： 為什麼？問得好輕鬆。明天請你參加辯論會！

林希果： （吃了一驚，故作鎮定）和你辯論嗎？

單相思： 你以為我就會參加辯論？我就不可以和你劃清界綫？我的女王，我離開你就真的不能生活了？嗨！我剛才已經和學生會主席談過了，他已經信任我。你倒還看不起我。

林希果： 你誤會了。我為什麼要看不起你？我們不是朋友嗎？我們的性格、志趣、理想不是很相近嗎？

單相思： 你別拉到我身上，我和你沒有共同之處。你是政治問題，我是思想問題；我的動機是好的，你是惡意的。知道嗎？就這麼一點分別！

林希果： 這就是你對過去的知己朋友的話嗎？

單相思： 哼，知己朋友？等會你那位最親密的朋友又要來了！吧！看，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啊！

林希果： 你這樣不信任我。（掏出羅兵信）你看，我們已經絕交了！

單相思： 絕交了？（讀信）



林希果：这下你相信我了吧！

單相思：这种人我早知道不可靠，是投机分子，是喜新厭旧玩弄女性的人！

林希果：憐憫我吧，不！我没有权利要求你憐憫，我咎有应得，你离开我吧！

單相思：（又迷住了）希果，你伤害你自己，又伤害了我。

林希果：是的，我对不起你。我恨我自己，我有眼無珠，受了騙。

單相思：現在讓我們言归于好吧！我願意安慰你，我們的日子还長呢。

林希果：（進一步俘虜他）你不会再騙我了吧！我已經是驚弓之鳥了。

單相思：我願意立誓、賭咒，我如果騙你……

林希果：別这样。我相信你，你相信我嗎？

單相思：相信，一百个相信。讓过去的誤会像烏云一样消散吧！爱的太陽又照耀着我們。有了你，我坐牢也不怕，劳动改造也不怕，共產党殺我头也不怕。

林希果：小傻瓜，你要我和沒有头的人恋爱？（撫單相思頭髮。她這場“戲”演完了，所以她的面容开始变化）現在談談你对学生会主席談了些什么。

單相思：你放心，没有什么，我只說我与你只是恋爱关系，（怕她沒听清）只是恋爱而已，沒有政治关系。

林希果：这就对了。你等一下。（对着小徑）干爸，干媽，來吧！

（男、女上。

林希果：是自己人，我的同班同学。

單相思：（意味深長地）知己朋友。

林希果：对，知己朋友，最好的最親密的朋友。

男： 好啊！朋友愈多愈好。他能帮什么忙嗎？

林希果： 上次供給你的材料就是从他这兒來的。

男： 什么材料？

林希果： 你多健忘，去年肅反期間有兩個人在这里自殺。

女： 还要这些材料干嗎？

單相思： 这，这材料听說有点出入。

林希果： 怎么？

單相思： 听說核对下來，一个人是游泳不小心死的，一个人是……

林希果： 是什么？

單相思： (紅臉) 是和我一样跳水的。

林希果： 噢！

男： 你跳过水？

林希果： 干爸，你別問下去了，这事沒意思，与我們的工作没有什么关系。

男： 有关系，大有关系。你就說是反右派逼得你跳的。

林希果： (对單相思) 你对外面人說过你为什么跳水沒有？

單相思： 沒……有。不过，我透露过那么一点意思。

男： 那好，你看，这不是可以渲染一番？必要时，我們再組織一些人跳水。(对女) 你看怎么样？扑咚，扑咚，就当練習游泳跳水那样，共產党不能不为这讓步。

女： 不行，这位同学跳水跳得太早了，那时还没有反右派，現在跳就好了。

林希果： 那我現在跳。

女： 你不要。

林希果： 那怎么办？

男： 別嚷，我又想了一个办法，不如裝瘋。

女  
林希果：裝瘋？

男：對，裝瘋。（對林希果 你看過“宇宙鋒”沒有？我們來演二十世紀的宇宙鋒。（對單相思）你去報告學校，說她吞了半盒火柴，神經失常，必須休養，（對女）怎麼樣？在你家躲個半月一月，保險過關。

林希果  
女  
單相思：好辦法。

單相思：（對林希果）我們就去。

林希果：好！以後全靠干爸干媽幫忙了。

男：風雨同舟！你們机警些。

（學生會主席上。

學生會主席：原來在這裡。林希果，請你明天參加第二次大辯論。單相思，你勸過她了吧！（對男、女）這兩位不認識，請介紹一下。

男：我是醫生，聽說林希果同學有點神經失常。

單相思：對，剛才還吞了半盒火柴。

學生會主席：（諷刺地，對單相思）是因為你揭露她的關係吧！

單相思：不，我沒談，她就吞下去了。

林希果：（裝瘋）你是誰呀！是羅兵嗎？你答應和我結婚的啊？

……

學生會主席：換一出吧！我不是羅兵，也不是“宇宙鋒”里的趙高。換一出戲吧！如果沒有什麼戲，就請你們退出舞台，別做戲了。你們要看到：台下坐着的不是什麼觀眾，而是你們的審判官！

——幕下——